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九  
五十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二百三十五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九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六十五

起上章敦牂盡屠  
維單閼凡十年

宣宗元聖至明成武獻文睿智章仁神聰懿  
道大孝皇帝下

大中四年春正月庚辰朔赦天下 二月以秦州

隸鳳翔

秦州本屬隴右節度  
是時新復以屬鳳翔

夏四月庚戌以中

書侍郎同平章事馬植為天平節度使上之立也

左軍中尉馬元贄有力焉

武宗之大漸也馬元贄為左神策護軍中尉立

上為皇太叔

由是恩遇冠諸宦者

冠古玩翻

植與之叙宗姓

上賜元贄寶帶元贄以遺植

遺唯季翻

植服之以朝

朝直

遙翻上見而識之植變色不敢隱明日罷相收植親

吏董侔下御史臺鞠之盡得植與元贄交通之狀

下戶再貶常州刺史

常州古延陵季子之邑後為毗陵晉為晉陵唐為常州京

師東南二千里

六月戊申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魏扶薨以戶部尚書判度支崔龜從同平章事 秋

八月以白敏中判延資庫

去年改備邊庫為延資庫

盧龍節度使

周緄薨軍中表請以押牙兼馬步都知兵馬使張允伸

為留後九月丁酉從之

考異曰四年七月周緄薨張允伸為留後注曰舊紀亦無朝

廷命緄為節度使年月至此但云幽州節度使周緄卒軍人立張允伸為留後實錄九月幽州大將表請押衙張允伸知留後事舊允伸傳曰大中四年成帥周緄寢疾表允伸為留後朝廷可其奏今從之 今按通鑑書

八月周緄薨考異以為七月

党項為邊患發諸道兵討之連年無

功成饋不已右補闕孔溫裕上疏切諫上怒貶柳州司

馬溫裕殘之兄子也

孔殘見二百四十卷  
憲宗元和十二年

吐蕃論恐

熱遣僧莽羅蘭真將兵於雞項關南造橋以擊尚婢婢

軍於白吐嶺

水經注左南津西六十里有白土城城西  
北有白土川水其地在唐河州鳳林縣西

以此推之雞項  
關亦在河州界

婢婢遣其將尚鐸羅榻藏將兵據臨蕃

軍以拒之不利復遣磨離羆子燭盧羆力

復扶  
又翻

將兵據

麓牛峽以拒之

麓力  
之翻

羆力請按兵拒險勿與戰以奇兵

絕其糧道使進不得戰退不得還不過旬月其衆必潰

羆子不從羆力曰吾寧為不用之人不為敗軍之將稱

疾歸鄯州羅子逆戰敗死婢婢糧乏留拓跋懷光守鄯

州帥部落三千餘人就水草于甘州西

帥讀曰率宋白曰甘州西南至

肅州福祿縣界赤柳澗三百三十里肅州南至吐蕃界四百里

恐熱聞婢婢弃鄯州自

將輕騎五千追之至瓜州

宋白曰瓜州東南至肅州界三百四十里

聞懷光

守鄯州遂大掠河西鄯廓等八州

宋白曰廓州北至鄯州百八十里東南至

河州鳳林縣二百八十里

殺其丁壯剝削其羸老

剝魚氣翻削魚決翻羸倫為翻

及

婦人以槩貫嬰兒為戲焚其室廬五千里間赤地殆盡

冬十月辛未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令狐綯同

平章事

考異曰舊紀在十一月今從實錄新紀

十一月壬寅以翰林學

士劉瑒為京西招討党項行營宣慰使

瑒持

以盧龍

留後張允伸為節度使

十二月以鳳翔節度使李業

河東節度使李拭並兼招討党項使

吏部侍郎孔溫

業白執政求外官白敏中謂同列曰我輩須自檢點孔

吏部不肯居朝廷矣溫業弒之弟子也

孔溫業之操行不見于史時人

蓋以其家世而敬之

五年春正月壬戌天德軍奏攝沙州刺史張義潮遣使



來降

降戶江翻下同舊志沙州東南至長安三千六百五十里

義潮沙州人也時吐

蕃大亂義潮陰結豪傑謀自拔歸唐一旦帥眾被甲譟

于州門

帥讀曰率被皮義翻

唐人皆應之吐蕃守將驚走義潮遂

攝州事奉表來降

考異曰補國史作議潮今從實錄新舊傳紀

以義潮為沙

州防禦使

以兵部侍郎裴休為鹽鐵轉運使休肅之

子也

裴肅見二百三十五卷德宗貞元十二年

自太和以來歲運江淮米不

過四十萬斛吏卒侵盜沈沒舟達渭倉者什不三四大

墮劉晏之法

沈持林翻墮讀曰墮劉晏法見二百二十六卷德宗建中元年

休窮究其

弊立漕法十條歲運米至渭倉者百二十萬斛 上頗

知党項之反由邊帥利其羊馬數欺奪之或妄誅殺党

項不勝憤怨故反

帥所類翻數所  
角翻勝音升

乃以右諫議大夫李

福為夏綏節度使自是繼選儒臣以代邊帥之貪暴者

行日復面加戒勵

復扶  
又翻

党項由是遂安福石之弟也

上以南山平夏党項久未平

党項居慶州者號東山部  
居夏州者號平夏部其竄

居南山者為南山党項趙珣聚米圖經党項部落在銀  
夏以北居川澤者謂之平夏党項在安鹽以南居山谷  
者謂之南山党項 考異曰唐年補錄曰松州南有雪  
山故曰南山平夏川名也 余按唐年補錄乃末學膚

受者之為耳今不欲復言地理姑以通鑑義例言之考異者考羣書之同異而審其是訓釋其義付之後學南山之說既無異同之可考今而引之疑非考異本指也

頗厭用兵崔鉉建議宜遣

大臣鎮撫三月以白敏中為司空同平章事充招討党

項行營都統制置等使

職源曰制置使始此

南北兩路供軍使兼

邠寧節度使敏中請用裴度故事擇廷臣為將佐許之

裴度故事見二百四十

卷憲宗元和十二年

夏四月以左諫議大夫孫景商

為左庶子充邠寧行軍司馬知制誥將伸為右庶子充

節度副使伸係之弟也

將係見二百四十四卷文宗太和五年

初上令白

敏中為萬壽公主選佳壻

為于偽翻

敏中薦鄭顥時顥已昏

盧氏行至鄭州堂帖追還

萬壽公主適鄭顥見上卷上年鄭州去京師一千一百五

里

顥甚銜之由是數毀敏中于上敏中將赴鎮言於上

曰鄭顥不樂尚主

數所角翻樂音洛

怨臣入骨髓臣在政府無

如臣何今臣出外顥必中傷臣死無日矣

中竹仲翻

上曰朕

知之久矣卿何言之晚邪命左右于禁中取小檉函以

授敏中曰此皆鄭郎譖卿之書也朕若信之豈任卿以

至今日敏中歸置檉函于佛前焚香事之

檉丑貞翻說文曰河柳也

敏中軍于寧州壬子定遠城使史元破党項九千餘帳

于三交谷

三交谷在夏州界

敏中奏党項平辛未詔平夏党項

已就安帖

平夏地名在夏州界宋朝李繼遷之叛也從綏州吏民之半置平夏以為巢穴蓋銀夏之

要地也

南山党項聞出山者迫于饑寒猶行鈔掠

鈔楚交翻

平

夏不容窮無所歸宜委李福存諭于銀夏境內授以閑

田如能革心向化則撫如赤子從前為惡一切不問或

有抑屈聽于本鎮投牒自訴若再犯疆場或復入山林

復扶又翻下同

不受教令則誅討無赦將吏有功者甄獎

甄稽延翻

死傷者優恤靈夏邠鄜四道百姓給復三年鄰道量免

租稅

鄜音膚復方目翻量音良

邠由邊將貪鄙致其怨叛自今當更

擇廉良撫之若復致侵叛當先罪邊將後討寇虜吐

蕃論恐熱殘虐所部多叛拓跋懷光使人說誘之

說式芮翻

誘以久翻導引也

其衆或散居部落或降於懷光恐熱勢孤乃

揚言于衆曰吾今入朝于唐借兵五十萬來誅不服者

然後以渭州為國城請唐冊我為贊普誰敢不從五月

恐熱入朝上遣左丞李景讓就禮賓院問所欲恐熱氣

色驕倨言語荒誕

誕徒早翻  
誇大也

求為河渭節度使上不許

召對三殿如常日胡客勞賜遣還

勞力到翻  
還從宣翻

恐熱快快

而去復歸落門川聚其舊衆

恐熱本吐蕃  
落門討擊使

欲為邊患會

久雨乏食衆稍散纔有三百餘人奔于廓州 六月立

皇子潤為鄂王

進士孫樵上言百姓男耕女織不自

溫飽而羣僧安坐華屋美衣精饌

饌雖晚翻  
又雖戀翻

率以十戶

不能養一僧武宗憤其然

憤其然猶言  
憤其如此也

髮十七萬僧

言

僧長髮復  
為齊民也

是天下一百七十萬戶始得蘇息也陛下即

位以來修復廢寺天下斧斤之聲至今不絕度僧幾復

其舊矣

幾居依翻

陛下縱不能如武宗除積弊奈何興之于

已廢乎日者陛下欲修國東門諫官上言遽為罷役

為于

偽翻今所復之寺豈若東門之急乎所役之功豈若東門

之勞乎願早降明詔僧未復者勿復寺未修者勿修庶

幾百姓猶得以息肩也秋七月中書門下奏陛下崇奉

釋氏羣下莫不奔走恐財力有所不逮因之生事擾人

望委所在長吏量加樽節

樽慈損翻

所度僧亦委選擇有行



業者

行下  
孟翻

若容凶麤之人則更非敬道也鄉村佛舍請

罷兵日修

時用兵以  
復河湟

從之

八月白敏中奏南山党項

亦請降時用兵歲久國用頗乏詔并赦南山党項使之

安業冬十月乙卯中書門下奏今邊事已息而州府

諸寺尚未畢功望且令成之其大縣遠於州府者聽置

一寺其鄉村毋得更置佛舍從之戊辰以戶部侍郎

魏謩同平章事仍判戶部時上春秋已高未立太子羣

臣莫敢言謩入謝因言今海內無事惟未建儲副使正

人輔導臣竊以為憂且泣時人重之

重之者以其能言人所不敢言也

蓬果羣盜依阻雞山寇掠三川

雞山在蓬果二州之界而羣盜依阻以寇掠三

川則其結根也廣矣三川謂東西川及山南西道也

以果州刺史王贄弘充三川

行營都知兵馬使以討之

制以党項既平罷白敏中

都統但以司空平章事充邠寧節度使

張義潮發兵

畧定其旁瓜伊西甘肅蘭鄯河岷廓十州遣其兄義澤

奉十一州圖籍入見

十州并沙州為十一州見賢通翻宋白曰瓜州西至沙州二百八十

里西北至伊州九百里西州東至伊州七百五十里甘州西至肅州四百二十里肅州南至瓜州五百二十六

里蘭州西至鄯州四百九十里鄯州西至廓州二百八  
十里河州東北至蘭州三百里岷州北至蘭州狄道縣  
五百三十四里西北至河州大夏縣三百六十三里  
於是河湟之地盡入于唐十

# 一月置歸義軍於沙州以義潮為節度使

考異曰唐  
年補錄舊紀

義潮降在五年八月獻祖紀年錄及新紀在十月按實  
錄五年二月壬戌天德軍奏沙州刺史張義潮安景旻  
及部落使閻英達等差使上表請以沙州降十月義潮  
遣弟義澤以本道瓜沙伊肅等十一州地圖戶籍來獻  
河隴陷沒百餘年至是悉復故地十一月建沙州為歸  
義軍以張義潮為節度使河沙等十一州觀察營田處  
置等使新紀五年十月沙州人張義潮以瓜沙伊肅鄯  
甘河西蘭岷廓十一州歸于有司新傳三州七關降之  
明年沙州首領張義潮奉十一州地圖以獻擢義潮沙  
州防禦使俄號歸義軍遂為節度使參考諸書蓋二月

義潮使者始以得沙州來告除防禦使十月又遣義澤以十一州圖籍來上除節度使也今從實錄新傳云三州降之明年誤也

十一州觀察使又以義潮判官曹義金為歸

義軍長史

按新書百官志節度使有行軍司馬節度副使判官支使等其兼都督都護則有長史

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龜從同平章事充宣武節

度使右羽林統軍張直方坐出獵累日不還宿衛貶

左驍衛將軍

六年春二月王贇弘討雞山賊平之是時山南西道節

度使封敖奏巴南妖賊言辭悖慢上怒甚

妖於驕翻悖蒲妹翻又蒲

沒翻崔鉉曰此皆陛下赤子迫于飢寒盜弄陛下兵於谿

谷間不足辱大軍但遣一使者可平矣乃遣京兆少尹

劉潼詣果州招諭之潼上言請不發兵攻討且曰今以

日月之明燭愚迷之衆使之稽顙歸命其勢甚易

稽音易

以鼓翻

所慮者武臣恥不戰之功議者責欲速之效耳潼

至山中盜彎弓待之潼屏左右直前

屏必郢翻又卑正翻

曰我面

受詔赦汝罪使汝復為平人間汝木弓射二百步今我

去汝十步汝真欲反者可射我

射而亦翻

賊皆投弓列拜請

降

降戶江翻

潼歸館而王贇弘與中使似先義逸引兵已至

山下竟擊滅之

三月勅先賜右衛大將軍鄭光鄆縣

及雲陽莊並免稅役中書門下奏以為稅役之法天下

皆同陛下屢發德音欲使中外畫一

漢書蕭何為法講若畫一師古注曰

畫一言整齊也

今獨免鄭光似稍乖前意事雖至細繫體則多

勅曰朕以鄭光元舅之尊貴欲優異令免征稅初不細

思况親戚之間人所難議卿等苟非愛我豈進嘉言庶

事能盡如斯天下何憂不理有始有卒

卒子恤翻

當共守之

並依所奏

夏四月甲辰以邠寧節度使白敏中為西

川節度使

湖南奏團練副使馮少端討衡州賊帥鄧

裴平之

帥所類  
翻下同

党項復擾邊上欲擇可為邠寧帥者

而難其人從容與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須昌畢誠論邊

事誠援古據今具陳方略

從千容翻誠戶  
嵩翻授于元翻

上悅曰吾方

擇帥不意頗牧近在禁廷卿其為朕行乎誠欣然奉命

上欲重其資履

為于偽翻資以序  
進履所歷之官也

六月壬申先以誠為

刑部侍郎癸酉乃除邠寧節度使

考異曰舊傳懿宗  
召問邊事今從實錄

雍王漢薨追謚靖懷太子

漢音美

河東節度使李業縱

吏民侵掠諸番又妄殺降者由是北邊擾動閏月庚子

以太子少師盧鈞為河東節度使業內有所恃人莫敢

言魏謩獨請貶黜上不許但徙義成節度使盧鈞奏度

支郎中韋宙為副使宙徧詣塞下悉召酋長諭以禍福

酋慈由翻

長知丈翻

禁唐民毋得入番境侵掠犯者必死諸番由

是遂安掌書記李璋杖一牙職明日牙將百餘人訴於

鈞鈞杖其為首者謫戍外鎮餘皆罰之曰邊鎮百餘人



無故橫訴

橫戶孟翻

不可不抑璋絳之子也

李絳相憲宗以直諫聞帥梁為

亂卒所殺

八月甲子以禮部尚書裴休同平章事

獠寇

昌資二州

獠魯皓翻資州漢資中縣地宋齊為資陽戎西魏置資州至京師三千五百六十里

冬十月邠寧節度使畢誠奏招諭党項皆降

驍衛將

軍張直方坐以小過屢殺奴婢貶恩州司戶十一月

立憲宗子惲為棣王

惲之睡翻

十二月中書門下奏度僧

不精則戒法墮壞

墮讀曰墮

造寺無節則損費過多請自今

諸州準元敕許置寺外有勝地靈迹許修復繁會之縣

許置一院

繁會謂人物浩繁舟車所會之地

嚴禁私度僧尼若官度僧

尼有闕則擇人補之仍申祠部給牒

此今所謂度牒者

其欲遠

遊尋師者須有本州公驗從之

公驗者自本州給公文所至以為照驗

七年春正月戊申上祀圓丘赦天下

夏四月丙寅赦

自今法司處罪

處昌呂翻

用常行杖杖脊一折法杖十

法杖謂常

行醫杖也脊資音翻折之截翻

杖醫一折答五

醫徒軍翻

使吏用法有常準

冬十二月左補闕趙璘請罷來年元會止御宣政上

以問宰相對曰元會大禮不可罷況天下無事上曰近

華州奏有賊光火劫下邳

明火行劫言盜無所憚華戶化翻

關中少雪

少詩  
沼翻

皆朕之憂何謂無事雖宣政亦不可御也

上事

鄭太后甚謹不居別宮朝夕奉養

養余亮翻

舅鄭光歷平盧

河中節度使上與之論為政光應對鄙淺上不悅留為

右羽林統軍使奉朝請太后數言其貧

數所角翻

上輒厚賜

金帛終不復任以民官

復扶又翻民官謂治民之官

度支奏自河

湟平每歲天下所納錢九百二十五萬餘緡內五百五

十萬餘緡租稅八十二萬餘緡權酤二百七十八萬餘

緡鹽利

推古岳翻酤工護翻其載是歲度支支收之數并錯不可曉今特存

考異曰續皇王寶運錄

其可曉者溫公拳拳于史之闕又蓋其所重者制國用也

八年春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罷元會上自即位以

來治弑憲宗之黨宦官外戚乃至東宮官屬誅竄甚衆

宣宗絕郭后景陵之合葬誅元和東宮之官屬則以為穆宗母子誠預陳弘志之謀者然文宗於穆宗父子也文宗憤元和逆黨欲盡誅之而不克以成甘露之禍使父果為商臣則子必為諸崇諱矣慮人情不

安丙申詔長慶之初亂臣賊子頃搜擿餘黨流竄已盡

溫公于郭后之崩王皞之貶既詳書之矣復書此詔然王皞之議卒伸于咸通之初通鑑入書之懿宗以子繼

父而天理所在者公議所在不可得而違  
其餘族從疎  
也  
不可得而拚也  
讀通鑑者宜以是觀之

遠者一切不問

從一從再從三從兄之親族  
袒免以外之親也從才用翻

二月中

書門下奏拾遺補闕缺員請更增補上曰諫官要在舉

職不必人多如張道符牛叢趙璘輩數人使朕日聞所

不聞足矣叢僧孺之子也

李德裕排牛僧孺上惡  
德裕故親僧孺之子

久之

叢自司勳貲外郎出為睦州刺史

睦州吳置新郛郡隋  
置睦州取俗阜人和

內外輯睦為義京師東  
南三千六百五十九里

入謝上賜之紫叢既謝前言曰

謝恩之後  
前進而言

臣所服緋刺史所借也上遽曰且賜緋上重

惜服章有司常具緋紫衣數襲從行以備賞賜或半歲不用其一故當時以緋紫為榮上重翰林學士至于遷官必校歲月以為不可以官爵私近臣也 秋九月丙

戌以右散騎常侍高少逸為陝虢觀察使有敕使過硤

石

硤石隋之嶠縣貞觀十四年移治硤石焉改名硤石屬陝州陝失冉翻

怒餅黑鞭驛吏

見血少逸封其餅以進敕使還

還音旋又如字

上責之曰深山

中如此食豈易得

易以鼓翻

謫配恭陵

立皇子洽為懷王

洎為昭王汶為康王

汶音問考異曰唐年補錄五年正月甲戌朔封三王今從實錄新

紀

上獵于苑北

此又出苑城而北獵

遇樵夫問其縣曰涇陽人

也令為誰曰李行言為政何如曰性執有強盜數人軍

家索之

軍家謂北司諸軍也唐人謂諸道節度支觀察為使家諸州為州家諸縣為縣家索山谷翻

竟不與盡殺之上歸帖其名于寢殿之柱冬十月行言

除海州刺史入謝上賜之金紫問曰卿知所以衣紫乎

衣於旣翻下至衣紫衣黃並同

對曰不知上命取殿柱之帖示之上

以甘露之變

見二百四十五卷文宗太和八年

惟李訓鄭注當死自餘

王涯賈餗等無罪詔皆雪其冤上召翰林學士韋澳託

以論詩屏左右與之語曰近日外間謂內侍權勢何如

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

漢音與屏必郢翻平正  
翻斷丁亂翻朝直遙翻

上

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

句斷

卿謂策將安出對

曰若與外廷議之恐有太和之變不若就其中擇有才

識者與之謀上曰此乃末策自衣黃衣綠至衣緋皆感

恩纔衣紫則相與為一矣

唐自上元以後三品已上服  
紫四品服深緋五品服淺緋

六品服深綠七品服淺綠八品服綠九品深青流外官  
及庶人服黃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內侍是長

官階四品其職但在閤門守禦黃衣厚食而已至玄  
宗宦官至三品將軍門施榮戟得衣紫矣衣於既翻上



又嘗與令狐綯謀盡誅宦官綯恐濫及無辜密奏曰但有罪勿捨有闕勿補自然漸耗至于盡矣宦者竊見其奏由是益與朝士相惡南北司如水火矣

九年春正月甲申成德軍奏節度使王元逵薨軍中立其子節度副使紹鼎癸卯以紹鼎為成德留後 二月以醴泉令李君奭為懷州刺史初上校獵渭上有父老以十數聚于佛祠上問之對曰醴泉百姓也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滿當罷詣府乞留故此祈佛冀諧所願耳

及懷州刺史闕上手筆除君奭宰相莫之測君奭入謝

上以此獎厲

以所得於父老之言獎厲

衆始知之

三月詔邠寧節

度使畢誠還邠州先是以河湟初附党項未平移邠寧

軍于寧州

事見上卷三年先悉薦翻

至是南山平夏皆安威鹽武三

州軍食足

五年以原州之蕭關置武州

故令還理所

理所猶言治所邠寧軍本理邠

州北至寧州一百二十五里

夏閏四月詔以州縣差役不均自今

每縣據人貧富及役輕重作差科簿送刺史檢署訖鑠

於令廳

鑠蘇果翻令廳縣令廳事也

每有役事委令據簿定差

今之差役

薄始

五月丙寅以王紹鼎為成德節度使上聰察

彊記官中廝役給灑掃者

廝音斯灑所買翻又所賣翻掃蘇老翻又素報翻

皆

能識其姓名

識職吏翻

才性所任

任音壬

呼召使令無差誤者

天下奏獄吏卒姓名一覽皆記之度支奏清汙帛

汙烏故翻

誤書清為清樞密承旨孫隱中謂上不之見輒足成之

唐末樞密承旨以院吏充五代以諸衛將軍充宋朝以士人充遂為清選

及中書覆入

內出度支

奏付中書中書宣署申覆還而奏之謂之覆入

上怒推按擅改章奏者罰謫之

上密令翰林學士韋澳纂次諸州境土風物及諸利害

為一書自寫而上之

而上時掌翻  
下上疏同

雖子弟不知也號曰

處分語它日鄧州刺史薛弘宗入謝

鄧州京師東南  
九百三十里

出

謂澳曰上處分本州事驚人澳詢之皆處分語中事也

處昌呂翻  
分扶問翻

澳在翰林上或遣中使宣旨草詔事有不可

者澳輒曰茲事須降御札方敢施行淹留至旦上疏論

之上多從之秋七月浙東軍亂逐觀察使李訥訥遜

之弟子也

李遜見二百三十九  
卷憲宗元和十年

性卞急

杜預曰卞躁疾  
也音皮彥翻

遇將士不以禮故亂作

淮南饑民多流亡節度使杜

惊荒于遊宴政事不治上聞之甲午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鉉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丁酉以惊為太子太傅分司 九月乙亥貶李訥為朗州刺史監軍王宗

景杖四十配恭陵仍詔自今戎臣失律并坐監軍以禮

部侍郎沈詢為浙東觀察使詢傳師之子也

傳師者沈既濟之子

冬十一月以吏部侍郎柳仲郢為兵部侍郎充鹽鐵

轉運使有問閭醫工劉集

醫工無職于尚藥局不待詔于翰林院但以醫術自售于

問閭之間故謂之問閭醫工

因緣交通禁中上敕鹽鐵補場官

凡銅鐵鹽

場皆有官主之

仲郢上言醫工術精宜補醫官若委務銅鹽何

以課其殿最

殿丁練翻

且場官賤品非特敕所宜親臣未敢

奉詔上遽批劉集宜賜絹百匹遣之它日見仲郢勞之

曰

批匹迷翻勞力到翻

卿論劉集事甚佳上嘗苦不能食召醫工

梁新診脉

診止忍翻切抹以候驗受病之原

治之數日良已

治直之翻

新因

自陳求官上不許但敕鹽鐵使月給錢三十緡而已

右威衛大將軍康季榮前為涇原節度使擅用官錢二

百萬緡事覺季榮請以家財償之上以季榮有開河湟

功

季榮有功見上卷三年

許之給事中封還敕書

唐制凡詔敕有不使者給事中

塗竄而奏還之謂之塗歸

諫官亦上言十二月庚辰貶季榮夔州長

史

夔州京師南二千二百四十三里

江西觀察使鄭祗德以其子顯

尚主通顯固求散地

散恙但翻

甲午以祗德為賓客分司

太子

賓客分司東都

十年春正月丁巳以御史大夫鄭朗為工部尚書同平

章事

上命裴休極言時事休請早建太子上下曰若建

太子則朕遂為閑人

孰謂唐宣宗明察吾不信也

休不敢復言

復扶又翻

二月丙戌休以疾辭位不許 三月辛亥詔以回鶻有

功於國世為昏姻

有功于國謂討安史世為婚姻謂世尚公主

稱臣奉貢北

邊無警會昌中北廷喪亂

喪息浪翻

可汗奔亡屬姦臣當軸

屬之欲翻姦臣謂李德裕此大中中君臣受憎之論也

遽加殄滅近有降者云已厖

歷今為可汗尚寓安西

已厖歷即厖勒以華言譯夷言語轉耳厖勒立見上卷二年

俟其歸復牙帳當加冊命 上以京兆久不理夏五月

丁卯以翰林學士工部侍郎韋澳為京兆尹

考異曰貞陵遺事東

觀記皆曰帝以崔罕崔郢併敗官而除澳京兆尹按大中制集澳代罕郢代澳云罕郢併敗官誤也今從實錄



新紀舊  
紀新傳

澳為人公直既視事豪貴斂手鄭光莊吏恣橫

莊吏掌主家田租者也橫戶孟翻

積年租稅不入澳執而械之上於延

英問澳澳具奏其狀上曰卿何以處之

處昌呂翻

澳曰欲寘

于法上曰鄭光甚愛之何如對曰陛下自內庭用臣為

京兆

翰林學士院在內庭

欲以清畿甸之積弊若鄭光莊吏積年

為蠹得寬重辟

辟毗亦翻

是陛下之法獨行于貧戶臣未敢

奉詔上曰誠如此

言韋澳所奏誠合于理

但鄭光磔我不置

此實言牽

于母黨之愛磔它計翻

卿與痛杖貸其死可乎對曰臣不敢不奉

詔願聽臣且繫之俟徵足乃釋之上曰灼然可

言韋澳之言灼

然可朕為鄭光故撓卿法

為于偽翻撓奴巧翻人奴教翻

殊以為愧澳

歸府

府謂京兆府

即杖之督租數百斛足乃以吏歸光

異曰考

東觀奏記曰太后為上言之上于延英問澳澳具奏本末上曰今日納租足放否澳曰尚在限內明日則不得矣上入奏太后曰韋澳不可犯也與送錢納却頃刻而租入今從柳玘續貞陵遺事

六月戊寅

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裴休同平章事充宣武節度使

司農卿韋廉欲求夏州節度使

廉渠遠翻夏戶推翻

有術士知

之詣厘門曰吾善醮星辰求官無不如意厘信之夜設

醺具于庭術士曰請公自書官階一通既得之仰天大

呼曰

呼火故翻

韋厘有異志令我祭天厘舉家拜泣曰願山

人賜百口之命家之貨財珍玩盡與之邏者怪術士服

鮮衣

邏郎佐翻

執以為盜術士急乃曰韋厘令我祭天我欲

告之彼以家財求我耳事上聞

上時掌翻

秋九月上召厘面

詰之具知其冤謂宰相曰韋厘城南甲族

京城之南韋杜二族居之

謂之韋曲杜曲語云城南韋杜去天尺五

為姦人所誣勿使獄吏辱之立以

術士付京兆杖死貶厘永州司馬

考異曰東觀奏記實錄貶司農卿韋厘為

永州司馬厓夜令術士為厭勝之術御史臺劾奏故也  
范攄雲谿友議曰太僕卿韋厓欲求夏州節度使云云  
厓猶州司馬今官名從東觀  
奏記及實錄事取雲谿友議  
戶部侍郎判戶部駙馬

都尉鄭顥

唐自中世以後天下財賦皆屬戶部度支鹽鐵率以它官分判戶部侍郎判戶部乃得知

戶部一司錢貨穀帛出入之事駙馬都尉尚主者為之

營求作相甚切其父祗德

與書曰聞汝已判戶部是吾必死之年又聞欲求宰相

是吾必死之日也

考異曰劉崇遠金華子雜編顥既判戶部馳逐台司甚切時家君猶鎮

山東聞之遺書謂顥云云按實錄九年十二月顥父祗德以賓客分司金華子云鎮山東誤也

顥懼累

表辭劇務

戶部之務繁劇

冬十月乙酉以顥為祕書監

上遣

使詣安西鎮撫回鶻使者至靈武會回鶻可汗遣使入貢十一月辛亥冊拜為嗚祿登里羅日沒密施合俱錄毗伽懷建可汗以衛尉少卿王端章充使吏部尚書

李景讓上言穆宗乃陛下兄敬宗文宗武宗乃兄之子

陛下拜兄尚可拜姪可乎是使陛下不得親事七廟也

宜遷四主出太廟

四主謂穆敬文武四宗神主

還代宗以下入廟詔

百官議其事不決而止時人以是薄景讓

薄其逢君之惡也

敕于靈感會善二寺置戒壇僧尼應填闕者委長老僧

選擇給公憑赴兩壇受戒兩京各選大德十人主其事

僧之能持戒行者謂之大德宋白曰唐制諸寺有綱維有大德大德主教授有不堪者罷之

堪者給牒遣歸本州不見戒壇公牒毋得私容仍先選  
舊僧尼舊僧尼無堪者乃選外人 壬辰以戶部侍郎

判戶部崔慎由為工部尚書同平章事上每命相左右

無知者前此一日令樞密宣旨於學士院以兵部侍郎

判度支蕭鄴同平章事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覆奏鄴

所判度支應罷否上以為歸長等佑之佑助也即手書慎

由名及新命付學士院仍云落判戶部事鄴明之八世

孫也

明梁貞陽侯蕭淵明也唐諱淵故止曰明

內園使李敬寔

內園使亦內諸司之

一五代時有內園栽接使

遇鄭朗不避馬朗奏之上責敬寔對曰供

奉官例不避上曰汝銜敕命橫絕可也

橫度曰絕

豈得私出

而不避宰相乎命剝色配南牙

褫其本色使配役南牙也

十一年春正月丙午以御史中丞兼尚書右丞夏竦

為戶部侍郎判戶部事先是判戶部有缺

先悉薦翻

京兆尹

韋澳奏事上欲以澳補之辭曰臣比年心力衰耗難以

處繁劇

比毗至翻  
處昌呂翻

屢就陛下乞小鎮聖恩未許上不悅

及歸其甥柳玘尤之

此蒲綱翻  
又蒲賓翻

澳曰主上不與宰輔僉

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岐得之

岐路也

何以自明且

爾知時事浸不佳乎由吾曹貪名位所致耳丙辰以澳

為河陽節度使

考異曰舊傳云十二年誤也今從實錄

玘仲郢之子也

柳仲

郢見上卷武

宗會昌五年

上欲幸華清官諫官論之甚切上為之

止

為于偽翻

上樂聞規諫

樂音各

凡諫官論事門下封駁苟合

于理多屈意從之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讀之

史昭



曰盥手  
澡手也

二月辛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魏謩同平

章事充西川節度使謩為相議事於上前它相或委曲

規諷謩獨正言無所避上每歎曰謩綽有祖風

謂有魏微之風

我心重之然竟以剛直為令狐綯所忌而出之嶺南

溪洞蠻屢為侵盜夏四月壬申以右千牛大將軍宋涯

為安南邕管宣慰使五月乙巳以涯為安南經畧使容

州軍亂逐經畧使王球六月癸巳以涯為容管經畧使

甲午立皇子灌為衛王瀧為廣王

瀧紆容翻  
又紆用翻

秋七

月庚子以兵部侍郎判度支蕭鄴同平章事仍判度支

教坊祝漢貞滑稽敏給

史記索隱曰滑謂亂也稽同也以言辯捷之人言非若是

說是若非能亂同異也在浩云滑音骨稽流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辭不窮竭若滑稽之吐酒故揚雄酒賦云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借沽是也又姚察曰滑稽俳諧也滑稽如字稽音計以言諧語滑利其智計提出故云滑稽也

上或指物使之口占摹詠有如宿

構由是寵冠諸優

冠古玩翻

一日在上前抵掌談諧頗及外

事上正色謂曰我畜養爾曹止供戲笑耳

畜吁玉翻

豈得輒

預朝政邪自是疎之會其子坐臧杖死流漢貞于天德

軍

考異曰寶錄大中十一年七月貶嗣韓王乾裕于嶺外初伶人祝漢貞寵冠諸優復出入宮邸乾裕以

金帛結之求刺史雖已納賂而未敢言至是為御史臺劾奏故貶杖漢貞流天德軍今從貞陵遺事樂工

羅程善琵琶自武宗朝已得幸上素曉音律尤有寵程

恃恩暴橫以睚眦殺人

橫戶孟翻睚五懈翻眦士懈翻睚眦恨視也又瞋目貌顏師古

曰睚睚眼也眦即眦字謂目匡睚眦言舉目相斥也

繫京兆獄諸樂工欲為之請

因上幸後苑奏樂

為于偽翻

乃設虛坐

坐徂卧翻

置琵琶而羅拜

于庭且泣上問其故對曰羅程負陛下萬死然臣等惜

其天下絕藝不復得奉宴遊矣

復扶又翻

上曰汝曹所惜者

羅程藝朕所惜者高祖太宗法竟杖殺之 八月成德

節度使王紹鼎薨紹鼎沈酒無度

沈持林翻酒而善翻飲酒齊色曰酒韓詩

云飲酒閉門不出客曰酒

好登樓彈射人以為樂

好呼到翻彈徒索翻又徒丹翻射而

亦翻樂

音洛

衆欲逐之會病薨軍中立其弟節度副使紹懿

戊寅以紹懿為成德留後

九月辛酉以太子太師盧

鈞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

冬十月己巳以秦

成防禦使李承勛為涇原節度使承勛光弼之孫也

與勛

同勳先是吐蕃酋長尚延心以河渭二州部落來降拜武

衛將軍

先悉薦翻首慈由翻長知文翻

承勛利其羊馬之富誘之入鳳

林關

河州鳳林縣北有鳳林關鳳林漢之白石縣地天寶元年以關名縣誘音酉

居秦州之

西承勛與諸將謀執延心誣云謀叛盡掠其財徙其衆

于荒遠延心知之因承勛軍宴坐中謂承勛曰

宴于軍中曰軍

晏坐徂卧翻

河渭二州土曠人稀因以飢疫唐人多內徙三

川

三川平涼川蔚茹川落門川也

吐蕃皆遠遁於疊宕之西

宕徒浪翻

二千

里間寂無人煙延心欲入見天子

見賢遍翻

請盡帥部衆分

徙內地為唐百姓

帥讀曰率

使西邊永無揚塵之警言其功亦

不愧于張義潮矣

張義潮以沙瓜等州歸唐

承勛欲自有其功猶豫

未許延心復曰延心既入朝部落內徙但惜秦州無所

復恃耳

復扶又翻下同

承勛與諸將相顧默然明日諸將言于

承勛曰明公首開營田置使府擁萬兵仰給度支

使府秦成

防禦使府仰牛向翻

將士無戰守之勞有耕市之利

耕謂營田之利市謂互市

之若從延心之謀則西陲無事朝廷必罷使府省戍兵

還以秦州隸鳳翔吾屬無所復望矣承勛以為然即奏

延心為河渭都遊奕使使統其衆居之

史言唐之邊鎮自將帥至於偏

裨詳於身謀略於國事故敵人窺見其師肝亦得行其  
自全之謀考異曰此事出補國史按張義潮以十一

州降河渭已在其間今延心復以河渭降者義潮所帥  
者漢民延心所帥者蕃族也又補國史不云延心以何  
年月降新傳但云張義潮降其後河渭州虜將尚延心  
以國破亡亦獻款秦州刺史高駢誘降延心及渾末部  
萬帳遂收二州拜延心武衛將軍駢收鳳林關以延心  
為河渭等州都遊弈使按舊傳高駢懿宗時始為秦州  
刺史新傳誤也今從補國史因承  
勛移鎮涇原并延心事置於此

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鄭朗以疾辭位壬申以朗為太子太師 上晚節頗

好神仙遣中使迎道士軒轅集于羅浮山

流軒轅集見上卷會昌六

年羅浮山在循州博羅縣西北三十里漢志曰浮山  
自會稽浮來博于羅山故曰博羅山亦曰羅浮山

王端章冊立回鶻可汗道為黑車子所塞不至而還

王端

章去年十一月使回鶻還從宣翻又如字

辛卯貶端章賀州司馬

十一月

壬寅以成德軍留後王紹懿為節度使 十二月蕭鄴

罷判度支

十二年春正月以康王傅分司王式為安南都護經略

使

康王汶上子也 考異曰舊紀式為安南在二月今從實錄

式有才畧至交趾樹

芳木為柵可支數十年

史炤曰芳都聊切又音調余按廣韻芳都聊切人音調者葦華

也其字從草從刀又類篇有從艸從力者香菜也歷得切嘗見一書從艸從力者讀與棘同棘羊矢聚也此木



可以久深塹其外泄城中水塹外植竹寇不能冒

范成大桂海虞

衡志芳竹刺竹也芒刺森然廣東新州素無城桂林人黃齊守郡始以此竹植之羔豚不能徑號竹城至今以為利傳聞交趾外城亦是此竹

正王式所植者也芳盧得翻

蠻大至

南蠻謂南詔蠻也

去交趾半日程

唐制凡陸行之程馬日七十里步及驢日

五十里車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泝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餘水四十五里空舟泝河四十里江五十里餘水六十里沿流之舟則輕重同制河

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餘水七十里

式意思安閑

吏遣譯諭之中其要害

中竹仲翻要害謂諭之以守禦之事于我為要于彼為害者

蠻一夕引去遣人謝曰我自執叛獠耳非為寇也安南

都校羅行恭久專府政

都校猶言都將也

麾下精兵

二千都護中軍纔羸兵數百式至杖其背黜於邊徼

羸倫

為翻徼吉弔翻

初戶部侍郎判度支劉瑑

瑑住充翻

為翰林學士

上器重之時為河東節度使手詔徵入朝瑑奏發河東

外人始知之戊午以瑑同平章事

考異曰東觀奏記曰十一年上手詔追

之既至拜戶部侍郎判度支十二月十七日次對上以御按厯日付瑑令于下旬擇一吉日瑑不論上旨上曰

但擇一拜官日即得瑑跪奏二十五日甚佳上笑曰此日命卿為相秘世無知者高湜為鳳翔從事湜即瑑舊

僚也二十四日辭瑑于宣平里私第湜曰竊度旬時必副具瞻之望瑑笑曰來日具瞻何旬時也湜不敢發詰

旦果爰立矣始以此事洩于提實錄瑒傳曰明年正月十七日次對帝以應日付瑒令擇吉日瑒跪奏二十五

日今從之

瑒仁軌之五世孫也

劉仁軌事高宗武后出入將相

瑒與崔慎由

議政于上前慎由曰惟當甄別品流

甄稽延翻別彼列翻

上酬萬

一瑒曰昔王夷甫祖尚浮華

晉王衍字夷甫

妄分流品致中原

丘墟今盛明之朝當循名責實使百官各稱其職

朝直遙翻

稱尺證翻

而遽以品流為先臣未知致理之日慎由無以對

軒轅集至長安上召入禁中問曰長生可學乎對曰

王者屏欲而崇德

屏必郭翻

則自然受大遐福何處更求長

生留數月堅求還山乃遣之

軒轅集之求還  
會昌末年之事也

二月

甲子朔罷公卿朝拜光陵及忌日行香悉移宮人於諸

陵

以陳弘志弑逆之罪歸穆宗也唐初皇帝有謁陵之禮天子不躬謁則以太常卿行陵高宗顯慶五年詔

歲春秋季一巡宜以三公行陵太常少卿貳之太常給鹵簿仍著于令始貞觀禮歲以春秋仲月巡陵至武后時乃以四季月生日忌日遣使詣陵起居貞元四年國子祭酒包佶言歲二月八月公卿朝拜諸陵陵臺所由導至陵下禮畧無以盡恭于是太常約舊禮草定其儀公卿衆官以次奉行朝拜而還忌日行香即詣陵起居之禮也又有忌日詣僧寺行香之禮宋白曰唐制國忌行香初只行于京城寺觀貞元五年八月勅天下諸上州並宜國忌日准式行香之禮凡諸帝升遐宮人無子者悉遣詣山陵供奉朝夕具盥櫛治衾枕事死如事生

朝直  
遇翻

戊辰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慎由為東川節

度使

考異曰唐闕史曰丞相太深崔公一日備顧問于便殿上欲御樓肆赦太深奏云云後旬日罷知政

事舊傳初慎由與蕭鄴同在翰林情不相洽及慎由作相罷鄴學士俄而鄴自度支平章事恩顧甚隆鄴引瑒同知政事遂出慎由東川東觀奏記劉瑒既入相與慎由議政于上前慎由曰唯當甄別品流瑒云云慎由不能對因此恩澤浸衰尋罷相為東川節度使削平章事今從唐闕史

上欲御樓肆赦

唐初天子

居西內肆赦率御承天門樓自高宗以後天子居東內肆赦率御丹鳳門樓

令狐絢曰御樓

所費甚廣事須有名且赦不可數

唐制凡御樓肆赦六軍十二衛皆有恩賚

故云所費甚廣劉溫叟曰故事非肆大昔不御樓軍庶皆有恩給數所角翻

上不悅曰遣朕

于何得名慎由曰陛下未建儲宮四海屬望

屬之欲翻

若舉

此禮雖郊祀亦可況于御樓時上餌方士藥已覺躁渴

而外人未知疑忌方深聞之俛首不復言

史言宣宗不早定國本使

王宗實得以立長而竊定策之功復扶又翻

旬日慎由罷相

勃海王彝震

卒癸未立其弟虔晃為勃海王

夏四月以右街使駙

馬都尉劉異為邠寧節度使

左右街使與左右金吾將軍掌分察六街徼巡

異

尚安平公主上妹也庚子嶺南都將王令窠作亂囚節

度使楊發發蘇州人也

戊申以兵部侍郎鹽鐵轉運

使夏侯孜同平章事 五月丙寅工部尚書同平章事

劉瑒薨瑒病篤猶手疏論事上甚惜之 以右金吾大

將軍李燧為嶺南節度使已命中使賜之節給事中蕭

倣封還制書上方奏樂不暇別召中使使優人追之節

及燧門而返

考異曰此出東觀奏記而燧不知以何時除嶺南按實錄大中九年韋曙除嶺南

節度使今年正月薨楊發代之三月蕭倣言柳珪四月

遂自司農卿為右金吾大將軍五月聞嶺南亂蓋於此

除燧嶺南而倣封還以燧為倣俛之從父弟也

蕭倣穆宗長慶

非定亂之才故也今置於此

初為相 辛巳以涇原節度使李承勛為嶺南節度使發鄰

道兵討亂者平之是日湖南軍亂都將石載順等逐觀

察使韓棕殺都押牙王桂直棕待將士不以禮故及于

難

難乃旦翻

六月丙申江西軍亂都將毛鶴逐觀察使鄭

憲

初安南都護李泳

考異曰實錄或作泳或作泳樊綽蠻書亦作泳實錄及新書

皆有李琢傳聽之子也大中三年自洺州刺史除義昌節度使九年九月自金吾將軍除平盧節度使不云魯為安南都護按都護位卑琢既為義昌節度使不應為都護疑作都護者別一李泳非聽子也為政貪

暴強市蠻中馬牛一頭止與鹽一斗又殺蠻酋杜存誠

羣蠻怨怒導南詔侵盜邊境

考異曰舊紀琢侵刻獠民羣獠引林邑蠻攻安南



府按蠻書冠安南者南詔非林邑也

峯州有林西原

峯州在安南西北林西原當又在峯州西

舊有防冬兵六千

南方炎瘴至冬瘴輕蠻乘此時為寇故置防冬兵

其旁七綰

洞蠻其酋長曰李由獨常助中國戍守輸租賦

首慈由翻長知

文知峯州者言于詠請罷戍兵專委由獨防遏于是由

獨勢孤不能自立南詔拓東節度使以書誘之以甥妻

其子補拓東押牙

妻七細翻交趾在南詔東南詔于東境置拓東節度言將開拓東境也又

新志自戎州開邊縣七十里至曲州又一千七百九十五里至拓東城拓從木又曰拓東城有諸葛亮石刻文

曰碑即什蠻為漢奴夷畏誓常以石指梧

由獨遂帥其衆臣于南詔

帥讀曰率自

# 是安南始有蠻患是月蠻寇安南

考異曰實錄無涿除安南年月蠻書云

大中八年安南都護擅罷林西原防冬戌卒洞主李由獨等七縮首領被蠻誘引復為親情日往月來漸遭侵軼又曰桃花蠻本屬由獨管轄亦為界上戌卒自大中八年被峯州知州官申文狀與李涿請罷防冬將健六千人不要味真登等州界上防遏其由獨兄弟力不禁被蠻拓東節度使與書信將外甥嫁與由獨小男補拓東押衙自此後七縮洞悉為蠻收管舊紀咸通四年十一月劉蛻等言令狐絢受李涿賄除安南生蠻寇實錄咸通二年六月詔如聞李琢在安南日殺害杜存誠貪殘頗甚致令溪洞懷怨據此則本因李涿貪暴無謀以致蠻寇明矣然則大中八年至十一年舊紀實錄不言蠻為邊患盖但時於邊境小有鈔盜未敢犯州縣至此寇安南而舊紀實錄始載之又不知此寇安南即鄭言平剌錄所謂至錦田步時非也

秋七月

丙寅宣州都將康全泰作亂逐觀察使鄭薰薰奔揚州

丁卯右補闕內供奉張潛上疏以為藩府代移之際皆

奏倉庫蓄積之數以羨餘多為課績

羨戈  
線翻

朝廷亦因而

甄獎

甄稽  
延翻

竊惟藩府財賦所出有常苟非賦斂過差及

停廢將士減削衣糧則羨餘何從而致比來南方諸鎮

數有不寧皆此故也一朝有變所蓄之財悉遭剽掠

毗比

至翻數所角

翻剽匹炒翻

又發兵致討費用百倍然則朝廷竟有何

利乞自今藩府長吏不增賦斂不減糧賜獨節遊宴省

浮費能致羨餘者然後賞之上嘉納之容管奏都虞

候來正謀叛經畧使宋涯捕斬之初忠武軍精兵皆以

黃冒首號黃頭軍李承勛以百人定嶺南宋涯使麾下

效其服裝亦定容州安南有惡民屢為亂聞之驚曰黃

頭軍度海求襲我矣

求當作來

相與夜圍交趾城鼓譟願送

都護北歸我須此城禦黃頭軍王式方食或勸出避之

式曰吾足一動則城潰矣徐食畢擐甲

擐音宦

率左右登

城建大將旗坐而責之亂者反走明日悉捕誅之有杜

守澄者自齊梁以來擁衆據溪洞不可制

言杜守澄之先自齊梁以

來不可制也

式離間其親黨守澄走死

間古覓翻參考本末則杜守澄杜存誠之

子也存誠後為安南都護李鄆所殺前又云李泳所殺未知孰是

安南飢亂相繼六年

無上供

上供者錢帛之輸京師以供上用者也

軍中無犒賞式始修貢賦

饗將士占城真臘皆復通使

占城在大海中西直三佛齊南與崖州對岸真臘一

名吉蔑本扶南屬國去長安二萬八百里東距車渠西屬驃南濱海北與道明接東北抵驪州

淮南

節度使崔鉉奏已出兵討宣州賊八月甲午以鉉兼宣

歙觀察使己亥以宋州刺史溫璋為宣州團練使璋造

之子也

溫造見二百四十四卷文宗太和四年

河南北淮南大水徐泗

水深五丈

深式禁翻

漂沒數萬家

冬十月建州刺史于延

陵入辭上曰建州去京師幾何對曰八千里

舊志建州在長安東

南四千九百三十五里

上曰卿到彼為政善惡朕皆知之勿謂其

遠此階前則萬里也

遠于願翻

卿知之乎延陵悸懾失緒

其悸

季翻懾之涉胡絲端曰緒言延陵悸懾應對錯亂失其端緒

上撫而遣之到官竟以

不職貶復州司馬

復州京師東南一千八百里

令狐綯擬李遠杭州

刺史

吳分餘杭立臨水縣晉改臨水為臨安陳為錢塘郡隋置杭州自臨安移居錢塘尋移州于柳浦西

依山築城京師東南  
三千五百五十六里

上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

棊安能理人絢曰詩人託此為高興耳

興詩應翻

未必實然

上曰且令往試觀之上詔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師

面察其能否然後除之令狐絢嘗徙其故人為鄰州刺

史便道之官上見其謝上表

謝上時掌翻今諸州守臣有謝到任表

以問

絢對曰以其道近省送迎耳上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

為百姓害故欲一一見之訪問其所施設知其優劣以

行黜陟而詔命既行直廢格不用

格音閣

宰相可畏有權

如令狐綯之欺蔽罷其相而罪之可也若任之為相而畏其有權則宰相取充位而已

時方寒綯

汗透重裘

重直龍翻

上臨朝接對羣臣如賓客

朝直選翻

雖左右

近習未嘗見其有惰容每宰相奏事旁無一人立者威

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曰可以閑語矣因問問閤

細事或談宮中遊宴無所不至一刻許

漏上一刻許也

復整容

曰卿輩善為之朕常恐卿輩負朕後日不復得相見

復扶

又乃起入宮令狐綯謂人曰吾十年秉政

大中四年令狐綯為相至

懿宗即位方罷

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濡衣也



初山南東道節度使徐商以封疆險闊素多盜賊選精

兵數百人別置營訓練號捕盜將及湖南逐帥

事見上五月將

即亮翻帥所類翻

詔商討之商遣捕盜將二百人討平之崔

鉉奏克宣州斬康全泰及其黨四百餘人上以光祿

卿韋宙父丹有惠政于江西

事見三年

以宙為江西觀察使

發鄰道兵以討毛鶴

崔鉉以宣州已平辭宣歙觀察

使十一月戊寅以溫璋為宣歙觀察使兵部侍郎判

戶部蔣伸從容言于上曰近日官頗易得人思微幸

從千

容翻易以鼓翻徽堅亮翻

上驚曰如此則亂矣對曰亂則未亂但徽

幸者多亂亦非難上稱歎再三伸起上三留之曰異日

不復得獨對卿矣

次對官獨坐宰相皆同入對復扶又翻

伸不諭

不諭者不解上

旨

十二月甲寅以伸同平章事 韋宙奏克洪州斬毛

鶴及其黨五百餘人宙過襄州徐商遣都將韓季友帥

捕盜將從行宙至江州季友請夜帥其衆自陸道間行

比明至洪州

帥讀曰率間古覓翻比必利翻及也

州人

不知即日討平之宙奏留捕盜將二百人于江西以季

友為都虞候

十三年春正月戊午朔赦天下 三月割河東雲蔚朔

三州隸大同軍

時置大同軍節度治雲州宋白曰朔州東至蔚州四百六十里東北至故雲州

二百六十里今雲州治雲中本占平城地

夏四月辛卯以校書郎于琮為

左拾遺內供奉初上欲以琮尚永福公主既而中寢宰

相請其故上曰朕近與此女子會食對朕輒折匕筯性

情如是豈可為士大夫妻乃更命琮尚廣德公主

折而設翽

更工衡翽

二公主皆上女琮教之子也 武寧節度使康季

榮不卹士卒士卒譟而逐之上以左金吾大將軍田牟

嘗鎮徐州有能名

新書曰牟三為武寧帥皆有能名按武宗會昌四年田牟方為天德軍使

則其初除武寧必在會昌之間而史不記其歲月

復以為武寧節度使一方遂

安敗季榮於嶺南六月癸巳封憲宗子惕為彭王

惕宅歷翻

初上長子鄆王溫無寵居十六宅餘子皆居禁中夔

王滋第三子也上愛之欲以為嗣為其非次

為其子偽翻

故

久不建東宮上餌醫官李玄伯道士虞紫芝山人王樂

藥疽發于背八月疽甚宰相及朝士皆不得見

見賢通翻

上

密以夔王屬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宣徽南院使王居

方使立之

屬之  
欲翻

三人及右軍中尉王茂玄皆上平日所

厚也獨左軍中尉王宗實素不同心三人相與謀出宗

實為淮南監軍宗實已受敕于宣化門外將自銀臺門

出左軍副使元元實

考異曰或作邢元實今從東觀  
奏記懿宗實錄元苦堅翻海陵本

作元渠之  
切姓也

謂宗實曰聖人不豫踰月中尉止隔門起居

中尉謂  
王宗實

今日除改未可辨也何不見聖人而出宗實感

寤復入諸門已踵故事增人守捉矣元元實翼導宗實

直至寢殿上已崩

年五

東首環泣矣

首式又翻  
環音宜

宗實叱

歸長等責以矯詔皆捧足乞命乃遣宣徽北院使齊元

簡迎鄆王壬辰下詔立鄆王為皇太子權勾當軍國政

事仍更名淮

句古候翻當丁浪翻鄆音  
運更工衡翻淮七罪翻

收歸長公儒居

方皆殺之癸巳宣遺制以令孤絢攝冢宰宣宗性明察

沈斷

沈持林翻斷丁管翻  
守嘗進女樂有絕色者上初悅之數月錫賚盈積

考異曰續貞陵遺事曰越

一旦晨興忽不樂曰玄宗只一楊妃天下至今未平我

豈敢忘乃召美人曰應留汝不得左右或奏可以放還

上曰放還我必思之可命賜酒一盃  
此太不近人情恐譽之太過今不取

用法無私從諫如

流重惜官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于唐

亡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

衛嗣君之聰察不足以延衛唐宣宗之聰察不足以延唐

丙申懿宗即位癸卯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以王宗實

為驃騎上將軍李玄伯虞紫芝王樂皆伏誅

考異曰東觀奏記

畢誠在翰林上恩顧特異許用為相深為令狐絢所忌  
緩其入相之謀誠思有以結絢在北門求得絕色非人  
世所有盛飾珠翠專使獻絢絢一見之心動謂其子曰  
畢太原于吾無分今以是餌吾將傾吾家族也誠又瀝  
血輸啓事于絢絢終不納乃命邸貨之東頭醫官李玄  
伯上所狎昵者以錢七十萬致于家乃舍正堂坐之玄  
伯夫妻執賤役以事焉踰月盡得其歡心矣乃進于上  
上一見惑之寵冠六宮玄伯境伏火丹砂連進以市恩

澤致上瘡疾皆玄伯之罪也懿宗即位玄伯與山人王岳道士虞紫芝俱奔市今從實錄

九月追

尊上母晁昭容為元昭皇太后 加魏博節度使何弘

敬兼中書令

考異曰東觀奏記大中十三年魏博何弘敬就加中書令據實錄二月弘敬加太

傅此月乃加中書令在懿宗即位後東觀奏記誤也

幽州節度使張允伸同平章

事 冬十月辛卯赦天下 十一月戊午以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蕭鄴同平章事充荆南節度使 十二月甲

申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杜審權同平章事審權

元穎之弟子也

杜元穎穆宗長慶初為相後以帥西川致寇敗

浙東賊帥裘甫



攻陷象山

孫恂曰裴本仇氏避仇改作裴或曰衛大夫柳莊邑于裴氏神龍元年分寧海及鄧置象

山縣屬台州廣德二年度屬明州帥所類翻考異曰實錄作仇甫按平剡錄作裴甫今從之

官軍屢

敗明州城門晝閉進逼剡縣

剡漢古縣唐屬越州九城志在州東南一百八十里

有衆百人浙東騷動觀察使鄭祗德遣討擊副使劉勅

勅渠京翻

副將范居植將兵三百合台州軍共討之司空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令狐綯執政歲久忌勝已者中外

側目其子瀉頗招權受賄

瀉胡老翻

宣宗既崩言事者競攻

其短丁酉以綯同平章事充河中節度使以前荆南節

度使同平章事白敏中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初韋臯在西川開青溪道以通羣蠻

青溪道即清溪關路

使由

蜀入貢又選羣蠻子弟聚之成都教以書數欲以慰悅

羈縻之業成則去復以它子弟繼之

復扶人翻

如是五十年

羣蠻子弟學于成都者殆以千數軍府頗厭于稟給又

蠻使入貢利于賜與所從僦人浸多

僦苦念翻

杜棕為西川

節度使奏請節減其數詔從之南詔豐祐怒其賀冬使

者留表付篤州而還又索習學子弟移牒不遜

還從宣翻又如

宇索山  
客翻

自是入貢不時頗擾邊境會宣宗崩遣中使告

哀時南詔豐祐適卒子酋龍立

酋慈  
秋翻

怒曰我國亦有喪

朝廷不弔祭又詔書乃賜故王遂置使者于外館禮遇甚薄使者還具以狀聞上以酋龍不遣使來告喪又名

近玄宗諱

龍字近  
玄宗諱

遂不行冊禮酋龍乃自稱皇帝國號

大禮

至今雲南  
國號大理

改元建極遣兵陷播州

為南詔攻蜀攻  
交趾張本考

異曰舊紀實錄今年皆無陷播州事惟新紀有之實錄咸通六年三月盧潘奏云大中十三年南蠻陷播州補國史曰雲南自大初中朝貢使及西川賈子人數漸多節度使奏請釐革減省有詔許之錄詔報雲南雲南回

牒不遵新南詔傳曰朝貢歲至從者多杜悰自西川入朝表無多內蠻僭豐祐怒即慢言索質子蓋謂蠻子弟學成都者也按杜悰以咸通二年七月入朝而豐祐大中十三年已死則建議減蠻僭者必非悰入朝後事新傳誤也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二百三十六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五十

宋司馬光撰

胡三省音註

唐紀六十六

起上章執徐盡彊  
圍大淵獻凡八年

懿宗昭聖恭惠孝皇帝上

諱漼宣宗長子也  
初諱溫嗣位更名

咸通元年

是年十一月  
始改元咸通

春正月乙卯浙東軍與裒

甫戰於桐栢觀前

桐栢觀在台州唐興縣天台  
宋改唐興縣為天台縣桐栢觀

賜額崇道觀  
觀古玩翻

范居植死劉勅僅以身免乙丑甫帥

其徒千餘人陷剡縣

帥讀曰率

開府庫募壯士衆至數

千人越州大恐時二浙久安人不習戰甲兵朽鈍

見卒不滿三百

見賢遍翻

鄭祗德更募新卒以益之軍

吏受賂率皆得孱弱者

孱山翻

祗德遣子將沈君縱

副將張公署望海鎮將李珪

子將小將也望海鎮在明州界今定海縣

即其地元和十四年浙東觀察使薛戎奏望海鎮去明州七十餘里俯臨大海與新羅日本諸蕃接

界將即亮

將新卒五百擊裘甫二月辛卯與甫戰

於剡西賊設伏於三溪之南而陳於三溪之北

三溪在今

嵎縣西南一溪自新昌縣東來一溪自嵎下山南來與  
新昌溪會於湖塍屈而西北流溪流若三派然故謂之  
三壅溪上流使可涉既戰陽敗走官軍追之半涉決壅

水大至官軍大敗三將皆死官軍幾盡

幾居依翻

於是山海

諸盜及它道無賴亡命之徒四面雲集衆至三萬分為

三十二隊其小帥有謀略者推劉晔

帥所類翻晔于放翻又乎曠翻

勇

力推劉慶劉從簡羣盜皆遙通書幣求屬麾下甫自稱

天下都知兵馬使改元曰羅平鑄印曰天平大聚資糧

購良工治器械聲震中原

治直之翻

丙申并聖武獻文孝

皇帝于貞陵

此謚正葬貞陵陵中冊謚也貞陵在京兆雲陽縣西北四十里

廟號宣宗

丙午白敏中入朝墜陞傷腰肩輿以歸 鄭祗德累

表告急且求救於鄰道浙西遣牙將凌茂貞將四百人

宣歙遣牙將白琮將三百人赴之

歙書涉翻

祗德始令屯郭

門及東小江

越州有東小江西小江東小江出剡溪至曹娥百官渡而東入海西小江出諸暨至

錢清渡而東入于海皆曰小江者以浙江為大江也

尋復召還府中以自衛

復扶又翻

祗德饋之比度支常饋多十三倍而宣潤將士猶以為

不足

史言元帥威令不振則惠藝而將士不以為德度徒洛翻

宣潤將士請土軍為



導以與賊戰諸將或稱病或陽墜馬其肯行者必先邀

職級

職者軍職級者勲級

竟不果遣賊遊騎至平水東小江

越州會稽

縣東南有平水鎮又東踰山即小江也此又一小江源出大木山南流合于剡江故豫平水東以別東小江

城中士民儲舟裏糧夜坐待旦各謀逃潰朝廷知祇德

懦怯議選武將代之夏侯孜曰浙東山海幽阻可以計

取難以力攻西班中無可語者

唐凡朝會文官班於東武官班於西故謂武臣

為西班

前安南都護王式雖儒家子

王式王播弟起之子也舊史以為播子

在安南威服華夷名聞遠近

聞音問

可任也諸相皆以為

然相息亮翻

遂以式為觀察使徵祗德為賓客

太子賓客閑慢局員也

三月辛亥朔式入對上問以討賊方略對曰但得兵賊

必可破有宦官侍側曰發兵所費甚大式曰臣為國家

惜費則不然

為于偽翻

兵多賊速破其費省矣若兵少不能

勝賊延引歲月賊勢益張

張知亮翻

則江淮羣盜將蜂起應

之國家用度盡仰江淮

仰牛向翻

若阻絕不通則上自九廟

下及十軍

肅宗以後羽林龍武神武神威神策皆分左右號北門十軍元和二年省神武軍明年又

省神威軍以其兵騎分隸左右神策而猶存十軍之名

皆無以供給其費豈可勝

計哉

勝音升

上顧宦官曰當與之兵乃詔發忠武義成淮

南等諸道兵授之裘甫分兵掠衢州婺州押牙房郅

散將樓魯

散將者牙將之散員也散  
悉但翻將卽亮翻下同

衢州十將方景深

將兵拒險賊不得入又分兵掠明州明州之民相與謀

曰賊若入城妻子皆為菹醢况貨財能保之乎乃自相

帥出財募勇士

帥讀  
曰率

治器械樹柵浚溝斷橋為固守之

備

治直之翻  
斷丁管翻

賊又遣兵掠台州破唐興

吳分章安之西  
界置始平縣晉

改為始豐縣宋廢唐武德初分臨海置唐興縣  
宋改曰天台九成志在台州西一百一十里

己巳甫

自將萬餘人掠上虞焚之

上虞漢古縣唐屬越州九城志在州東一百一十里癸

酉入餘姚殺丞尉

餘姚漢古縣唐屬越州九城志在州東一百四十七里宋白曰餘姚舊縣

在餘姚山西風土記云舜支庶所封舜姓姚故曰餘姚

東破慈溪入奉化抵寧海

殺其令而據之

開元二十六年分明州之鄞縣置慈溪縣在州西三十七里又分鄞縣置奉化

縣在州南八十里武德四年分臨海縣置寧海縣屬台州九城志在州東北一百七十里

分兵圍象

山所過俘其少壯

少詩照翻

餘老弱者蹂踐殺之

蹂忍久翻踐慈演翻

及王式除書下浙東人心稍安

下選穆翻

裘甫方與其徒飲

酒聞之不樂

聞王式來心有憚樂音洛

劉晔歎曰有如此之衆而

策畫未定良可惜也今朝廷遣王中丞將兵來

王式蓋  
檢校御

史中丞

聞其人智勇無敵不四十日必至兵馬使宜急引

兵取越州憑城郭據府庫遣兵五千守西陵循浙江築

壘以拒之

西陵渡在越州西一百二十二里今西興渡是也吳越王錢鏐惡西陵之名改曰西興

大集舟艦得間則長驅進取浙西

間古覓翻

過大江掠揚州

貨財以自實

揚州江淮之都會也轉運鹽鐵使及度支之貨財聚焉故劉駐紮頗

還修石

頭城而守之宣歙江西必有響應者遣劉從簡以萬人

循海而南襲取福建如此則國家貢賦之地盡入於我

矣

唐自中世以後貢賦皆仰東南故云然

但恐子孫不能守耳終吾身保

無憂也

觀劉駐策畫豈可

甫曰醉矣明日議之

不用其言怒陽醉而出有進士王輅在賊中賊客之輅

說甫曰如劉副使之謀乃孫權所為也彼乘天下大亂

故能據有江東今中國無事此功未易成也

說式為翻易以政翻

不如擁衆據險自守陸耕海漁急則逃入海島此萬全

策也甫長式猶豫未決夏四月式行至柿口義成軍不

整式欲斬其將久乃釋之

將即亮翻

自是軍所過若無人至

西陵裴甫遣使請降式曰是必無降心直欲窺吾所為

且欲使吾驕怠耳乃謂使者曰甫面縛以來當免而死

而汝也

乙未式入越州既交政為鄭祗德置酒

偽于

曰式

主軍政不可以飲監軍但與衆賓盡醉迨夜繼以燭曰

式在此賊安能妨人樂飲

樂音洛下同

丙申餞祗德于遠郊

復樂飲而歸

杜子春周禮注曰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以今地里考之越州百里至蕭山縣

王式豈能送鄭祗德至此邪記事者華言耳復扶又翻

於是始修軍令告饋餉不

足者息矣稱疾臥家者起矣先求遷職者默矣賊別帥

洪師簡許會能帥所部降

別帥所類翻能帥讀曰率降戶江翻

式曰汝降

是也當立効以自異

立効謂立功也

使帥其徒為前鋒

帥讀曰率

與

賊戰有功乃奏以官先是賊謀入越州軍吏匿而飲食

之

先悉薦翻謀徒協翻飲於禁翻食祥吏翻

文武將吏往往潛與賊通求城

破之日免死及全妻子或詐引賊將來降實窺虛實城

中密謀屏語

屏必鄂翻

賊皆知之式陰察知悉捕索斬之刑

將吏尤橫猾者

索山谷翻橫戶孟翻

嚴門禁無驗者不得出入警

夜周密賊始不知我所為矣式命諸縣開倉廩以賑貧



乏或曰賊未減軍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官

軍少騎卒

少詩  
沼翻

式曰吐蕃回鶻比配江淮者

比毗  
至翻

其人

習險阻便鞍馬可用也舉籍府中得驍健者百餘人

凡吐

蕃回鶻之配隸浙東觀  
察府者舉其籍而取之

虜久羈旅所部遇之無狀

無善  
狀也

困餒甚

餒與  
餒同

式既犒飲又調其父母妻子皆泣拜謹呼

謹與  
喧同

願效死悉以為騎卒使騎將石宗本將之凡在管

內者皆視此籍之又奏得龍陂監馬二百匹

龍陂漢潁  
川郟縣之

摩陂也唐在汝州界置馬監宋白曰元和  
十三年十一月賜蔡州羣牧號龍陂牧

於是騎兵足

矣或請為烽燧以訶賊遠近衆寡

詞類正翻又火迴翻

式笑而不

應選懦卒使乘健馬少與之兵以為候騎

少詩召翻

衆怪之

不敢問於是閱諸營見卒

見賢通翻

及土團子弟得四千人

使導軍分路討賊府下無守兵更籍土團千人以補之

乃命宣歙將白琮浙西將凌茂貞帥本軍北來將韓宗

政等帥土團合千人石宗本帥騎兵為前鋒自上虞趨

奉化解象山之圍號東路軍

將即亮翻帥讀曰卒趨七喻翻

又以義成

將白宗建忠將游君楚

唐無建忠軍按此時發忠武軍從王式史逸武字也白宗建人

姓  
名 淮南將萬璘帥本軍與台州唐興軍合號南路軍令

之曰毋爭險易

易以鼓翻

毋焚廬舍毋殺平民以增首級平

民脅從者募降之

降戶江翻

得賊金帛官無所問俘獲者皆

越人也釋之癸卯南路軍拔賊沃洲寨

沃洲在今越州新昌縣東南

甲辰拔新昌寨

新昌時屬剡縣界今置新昌縣在越州東南二百二十里

破賊將毛

應天進拔唐興

白敏中三表辭位上不許右補闕王

譜上疏以為陛下致理之初乃宰相盡心之日不可暫

闕敏中自正月臥疾今四月矣陛下雖與他相坐語未

嘗三刻天下之事陛下嘗暇與之講論乎

相息亮翻

願聽敏

中罷去延訪碩德以資聰明己酉貶譜為陽翟令譜珪

之六世孫也

珪事太宗以直聞譜博古訓

五月庚戌朔給事中鄭公

輿封還貶譜敕書上令宰相議之宰相以為譜侵敏中

竟貶之

辛亥浙東東路軍破賊將孫馬騎於寧海戊

午南路軍大破賊將劉晔毛應天於唐興南谷斬應天

先是王式以兵少奏更發忠武義成軍及請昭義軍詔

從之

先悉薦翻

三道兵至越州式命忠武將張茵將三百人

屯唐興斷賊南出之道

斷音短下同

義成將高羅銳將三百

人益以台州土軍徑趨寧海

趨七喻翻

攻賊巢穴昭義將跌

跌幾將四百人

跌奚結翻跌徒結翻幾渠龜翻

益東路軍斷賊入明州

之道庚申南路軍大破賊於海遊鎮

海遊鎮在寧海南九十里

賊入

甬溪洞

甬溪洞在寧海西南百餘里屬唐興縣界人西則猶溪產鐵

戊辰官軍屯於

洞口賊出洞戰又破之己巳高羅銳襲賊別帥劉平天

寨破之

帥所類翻

自是諸軍與賊十九戰賊連敗劉晔謂裴

甫曰卿從吾謀入越州寧有此困邪王輅等進士數人

在賊中皆衣綠

衣於既翻

昨悉斬之曰亂我謀者此青蟲也

高羅銳克寧海收其逃散之民得七千餘人王式曰賊

窘且飢必逃入海入海則歲月間未可擒也命羅銳軍

海口以拒之

海口在寧海東北四十餘里

又命望海鎮將雲思益浙

西將王克容將水軍巡海滙

滙市制翻水際曰滙

思益等遇賊將

劉簡於寧海東賊不虞水軍遽至

虞度也

皆棄船走山谷

走音奏

得其船十七盡焚之式曰賊無所逃矣惟黃罕嶺

可入剡

黃罕嶺在奉化縣西北剡縣之東其路深險度黃罕嶺則平川四十里至剡

恨無兵

以守之雖然亦成擒矣裘甫既失寧海乃帥其徒屯南

陳館下

南陳館在寧海西南六十餘里帥讀曰率

衆尚萬餘人辛未東路軍

破賊將孫馬騎於上畛村

上畛村在寧海西北四十餘里今謂之上寮山畛力留翻

賊將王臯懼請降壬申右拾遺內供奉薛調上言以

為兵興以來賦斂無度

上時掌翻斂力贍翻

所在羣盜半是逃戶

固須翦滅亦可閔傷望敕州縣稅外毋得科率仍敕長

吏嚴加糾察從之

袁王紳薨

紳順宗子

戊寅浙東東路

軍大破裘甫於南陳館斬首數千級賊委棄繒帛盈路

繒慈陵翻

以緩追者趺跌殘令士卒敢顧者斬毋敢犯者賊

果自黃罕嶺遁去六月甲申復入剡

復扶又翻下同

諸軍失甫

不知所在義成將張茵在唐興獲俘將苦之俘曰賊入

剡矣苟捨我我請為軍導從之茵後甫一日至剡壁其

東南府中聞甫入剡復大恐王式曰賊來就擒耳命趣

東南兩路軍會於剡

趣讀曰促

辛卯圍之賊城守甚堅攻之

不能拔諸將議絕溪水以渴之

剡城東南臨溪西北負山城多鑿井以引山

泉非絕溪水所能渴作史者乃北人臆說耳

今浙東諸縣皆無城獨剡縣有城猶為完壯賊知之乃



出戰三日凡八十三戰賊雖敗官軍亦疲賊請降諸將以白式式曰賊欲少休耳

少詩  
沼翻

益謹備之功垂成矣賊

果復出又三戰庚子夜裴甫劉晔劉慶從百餘人出降

遙與諸將語離城數十步官軍疾趨斷其後

離力智翻  
斷音短

遂擒之壬寅甫等至越州式腰斬晔慶等二十餘人械

甫送京師

考異曰平剡錄曰諸軍圍賊於剡賊悍甚其所謂女軍者亦乘城摘礮以中人三日凡

八十三戰賊雖斃官軍亦疲裴甫佯言乞降諸將使騎來白公曰賊憊斃休耳謹備之仍遣押牙薛敬義謂諸將曰功成矣勉之勿怠也果復三戰二十一日夜甫與劉晔劉慶十餘輩又從百餘人出遙與諸將語伺我軍

之懈將使勇者潰圍焉諸將得公誠夜皆設伏於營前  
甫輩離城數十步伏兵疾走以間之銳師數百復繼之  
城中賊不出甫遽甚不知所為遂成擒焉至是用兵六  
十六日矣二十三日縛致府城公於衙門陳兵以見執  
其徒劉晔劉慶二十餘輩立斬之械裘甫獻闕下王泉  
子見聞錄曰王式討裘甫甫始起於剡既為官軍所敗  
復入于剡城堅卒銳不可違拔式乃約降許奏以金吾  
將軍甫許焉其將劉晔獨以為不可比及越城左右則  
械手以木曳頸以組甫曰吾既已降何用是為左右曰  
法也到越則釋去公且行有命矣既至式登南樓俟之  
曰裘甫何罪罪皆劉晔輩命立斬之晔顧謂甫曰君竟  
拜金吾乎斬甫于長安東市初甫之入剡也雖已屢敗  
向使城守暮歲未可乎也王泉子曰古人有言殺降不  
祥李廣所以不侯良有以也王公亦不聞大貴鄭公述  
平剡錄一何曲筆哉雖驟歷清顯而卒以喪明不復起  
可不慎哉按二書所言莫知孰是然裘甫在剡城窮困

已極勢不能久式不必更以詐誘之或者諸將為之不可知也甫之出降也或欲突走或被誘而來皆不可知要之為出城乞降官軍因遂斷其後擒之耳

剡城猶未下諸將已擒甫不復

設備劉從簡帥壯士五百突圍走諸將追至大蘭山

明今

州奉化縣西北有大蘭山山在越州分界復扶又翻帥讀曰卒從簡據險自守秋七月

丁巳諸將共攻克之台州刺史李師望募賊相捕斬之

以自贖所降數百人得從簡首獻之

大蘭既破劉從簡走入台州界方為

其黨所殺諸將還越式大置酒諸將乃請曰某等生長軍中

久更行陳

長知兩翻更工衡翻行戶剛翻

今年得從公破賊然私有所

不諭者敢問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以賑貧乏何

也式曰此易知耳

易以鼓翻

賊聚穀以誘飢人吾給之食則

彼不為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

又問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

趣讀曰促

兵

盡行城中無兵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又問使

懦卒為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

操七高翻

遇敵且不量力而鬪鬪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曰非所及

也

自至德以來浙東盜起者再素晁裘甫是也裘甫之禍不烈於素晁素晁之難張伯儀平之通鑑所書數

語而已今王式之平裘甫通鑑書之視張伯儀平秦晁  
事為詳蓋唐中世之後家有私史王式儒家子也成功  
之後紀事者不無張大通鑑因其文而序之弗覺其煩  
耳容齋隨筆曰通鑑書討裘甫事用平剽錄蓋亦有見  
於此考異二十卷辯訂唐事者  
居大半焉亦以唐私史之多也 封憲宗子怵為信王

怵彌  
遠嗣

八月裘甫至京師斬于東市加王式檢校右散

騎常侍諸將官賞各有差先是上每以越盜為憂

先悉  
薦翻

夏侯孜曰王式才有餘不日告捷矣孜與式書曰公專

以執裘甫為事軍須細大此期悉力

軍須謂行軍所須  
糧仗衣物悉力謂

盡力應  
辦也

故式所奏求無不從由是能成其功

衛王濯

薨

灌上弟也

九月白敏中五上表辭位辛亥以敏中為司

徒中書令右拾遺句容劉鄩上言李德裕父子為相

有聲迹功效

李德裕父吉甫相憲宗德裕相武宗皆有勳勞在於王室備著前紀

竄逐以

來血屬將盡生涯已空宜賜哀閔贈以一官冬十月丁

亥敕復李德裕太子少保衛國公贈左僕射

德裕貶見二百四十

八卷宣宗大中元年

考異曰裴旦李太尉南行錄載

咸通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右拾遺內供奉劉鄩表略云

子暉貶立山尉去年獲遇陛下惟新之命輒作解之恩移授郴縣尉今已沒於貶所又曰血屬已盡生涯悉空

又曰枯骨未歸於塋域一男又殞於江湖又曰其李德裕請特賜贈官較依奏實錄注引東觀奏記云令狐相

綯夢德裕曰某已謝明時幸相公哀之許歸葬故里綯具為其子滿言之滿曰李衛公犯衆怒又崔相鉉魏相暮皆敵人也見持政必將上前異同未可言也後數日上將坐延英綯又夢德裕曰某妾骨海上思還故里與相公有舊幸憫而許之既寤復謂滿曰向見衛公精爽尚可畏吾不言必損禍明日入中書且為同列言之既而於帝前論奏許其子蒙州立山尉曄護喪歸葬又是時柳仲郢鎮東蜀設奠於荆南命從事李商隱為文曰躬承新渥言還舊止又云身留蜀郡路隔伊川鄴奏乃云孤骨未歸瑩域曄懿宗初纔徙柳縣尉未詳或者後人偽作之非鄴本奏也實錄注又云白敏中為中書令時與右庶子段全緝書云故衛公太尉災興鵠鳥怨結江魚親交雨散於西園子弟蓬飄於南土嘗蒙一顧繼履三台保持獲盡於天年論請爰加於寵贈全緝嘗為德裕西川從事故敏中語及云按此似繇敏中開發而數本追復贈官多連鄴奏德裕素有恩於敏中敏中前

作相既遠貶之至此又掠其美鄙哉按劉鄩表云去年  
獲遇陛下維新之命覃作解之恩則上此表在咸通元  
年非二年也舊傳鄩為翰林學士承旨以李德裕貶死  
朱崖大中朝令狐綯當權累有赦宥不蒙恩列懿宗即  
位綯在方鎮屬郊天大赦鄩奏論之李太尉南行錄鄩  
此時未為翰林學士因上此表較批便令內養宣喚入  
翰林充學士餘依奏金華子雜編曰宣宗嘗私行經延  
資庫見廣廈連綿錢帛山積問左右曰誰為此庫侍臣  
對曰宰相李德裕執政日以天下每歲備用之餘自是  
已來邊庭有急支備無乏者茲實有賴上曰今何在曰  
頃以坐吳湘獄貶于崖州上曰如有此功於國微罪豈  
合深譴由是劉公鄩得以進表乞追雪之上覽表遂  
許其加贈歸葬焉按宣宗素惡德裕故始即位即逐之  
豈有不知其在崖州而云豈合深譴又劉鄩追雪在懿  
宗時此說殊為  
淺陋今不取

已亥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夏侯孜



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以戶部尚書判度支畢誠為

禮部尚書同平章事

安南都護李鄲復取播州

播州屬黔

中道大中十三年為雲南所陷此非安南巡屬也李鄲越境收復欲以為功而不知蠻兵乘虛已陷安南也鄲

音戶復扶又翻

十一月丁丑上祀圓丘赦改元

十二月戊

申安南土蠻引南詔兵合三萬餘人乘虛攻交趾陷之

考異曰新南詔傳大中時李琢為安南經略使苛暴自私以斗鹽易一牛夷人不堪結南詔將段首遷陷安

南都護府號白衣沒命軍懿宗絕其朝貢乃陷播州安南都護李鄲屯武州咸通元年為蠻所攻棗州走天子

斥鄲以王寬代之按宣宗時南詔未嘗陷安南据新傳則似大中時已陷安南咸通元年又陷武州也且李鄲

安南失守然後奔武州非在武州而棄之新傳誤也今從實錄

都護李鄴與監軍奔武

州

新志邕管所領又有顯州武州沈州後皆廢省據此則武州當在宜州界

二年春正月詔發邕管及鄰道兵救安南擊南蠻二

月以中書令白敏中兼中書令充鳳翔節度使以左僕

射判度支杜棕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一日兩樞密使

詣中書宣徽使楊公慶繼至獨揖棕受宣

受宣受宣命也

三相

起避之西軒

三相畢誠杜審權蔣仲也

公慶出斜封文書以授棕發

之乃宣宗大漸時請鄴王監國奏也且曰當時宰相無

名者當以反法處之  
怱反復讀

處昌呂翻復音復又如字

良久曰聖

主登極萬方欣戴今日此文書非臣下所宜窺復封以

授公慶曰主上欲罪宰相當於延英面示聖旨明行誅

譴公慶去怱復與兩樞密坐謂曰內外之臣事猶一體

宰相樞密共參國政今主上新踐阼未熟萬機資內外

裨補固當以仁愛為先刑殺為後豈得遽贊成殺宰相

事若主上習以性成則中尉樞密權重禁闈

時以兩中尉兩樞密

為四貴

豈得不自憂乎

言殺宰相則上手滑矣中尉樞密亦將及禍豈得不自以為憂

怱

受恩六朝

六朝謂憲穆敬文武宣

所望致君堯舜不欲朝廷以愛

憎行法兩樞密相顧默然徐曰當具以公言白至尊非

公重德無人及此慙悚而退三相復來見惛微請宣意

惛無言三相惶怖乞存家族惛曰勿為它慮既而寂然

無復宣命及延英開上色甚悅

意此亦是據杜惛家傳書之其詞旨抑揚客有

過其實者洪邁隨筆曰按懿宗即位之日宰相四人曰令狐綯曰蕭鄴曰夏侯孜曰蔣伸至是惟有伸在三人

者罷去矣誠及審權乃懿宗自用者無有斯事蓋野史之妄溫公以唐事屬之范祖禹其審取可謂詳盡尚如

此信乎修史之難哉考異曰新傳云宣宗大漸樞密使王歸長等矯詔迎鄴王立之懿宗即位欲罪大臣惛

解之按立鄆王者王宗實新傳云歸長誤也今從補國史

是時士大夫深疾宦官事

有小相涉則衆共棄之建州進士葉京嘗預宣武軍宴識監軍之面既而及第在長安與同年出遊遇之於塗馬上相揖因之謗議誼然遂沈廢終身其不相悅如此

東漢黨錮之禍蓋亦如此但李杜諸公風節凜凜千載之下讀其事者猶使人心神肅然晚唐諸人不能企其萬一也而亦以胎清流之禍哀哉沈持林翻

福王綰薨

綰順宗子

夏六月癸

丑以鹽州防禦使王寬為安南經略使時李鄲自武州收集土軍攻羣蠻復取安南朝廷責其失守貶儋州司

戶鄼初至安南殺蠻酋杜守澄其宗黨遂誘道羣蠻陷

交趾

道讀曰導

朝廷以杜氏彊盛務在姑息冀收其力用乃

贈守澄父存誠金吾將軍再舉鄼殺守澄之罪長流崖

州

劉昫曰唐武德四年以隋朱崖郡為崖州自雷州徐聞縣南舟行四百三十里度大海達崖州宋白曰宋

開寶六年割舊崖州之地屬瓊州却改振州為崖州

考異曰實錄又賜寬手詔云云如聞李琢在安南日殺

害杜存誠李鄼又處置其子守澄使誘導羣蠻陷沒城

邑卿到鎮日於李鄼處索取前後敕詔一一參詳初李

琢在鎮蠻首領慶州刺史兼土軍兵馬使杜存誠密誘

溪洞夷獠為之鄉導琢察其不忠戕死焉及李鄼至鎮

蠻陷安南鄼走武州召土軍收復城邑而存誠家兵甚

衆朝廷務姑息乃贈存誠金吾將軍鄼以失備貶儋州

補國史鑒陷安南李鄴投武州召土軍收復頗有功績  
殺首領杜存誠以捍禦盤桓不戮力盡敵兼洞夷獠為  
鄉導之罪也鄴貶儋州後以存誠豁洞強橫家兵數多  
子弟繼總軍旅皆輸忠勇軍府倚賴方甚朝廷亦加姑  
息乃再舉憲章長流鄴崖州贈存誠金吾將軍以誘其  
竭力命前鹽州刺史王宙為都護按鄴所殺存誠之子  
守澄已為王式所逐鄴至旬日殺之非因捍禦不戮力  
也代鄴者乃王寬非王宙補國史誤也今獨取鄴克復  
安南一事餘皆從平列錄實錄按唐朝若以杜守澄  
之戮為李鄴罪則當贈守澄官不當贈其父官此余所  
以致疑於前也

秋七月南詔攻邕州陷之先是廣桂容三道

共發兵三千人戍邕州三年一代

先志薦翻

經略使段文楚

請以三道衣糧自募土軍以代之朝廷許之所募纔得

五百許人文楚入為金吾將軍經略使李蒙利其闕額  
衣糧以自入悉罷遣三道戍卒止以所募兵守左右江  
比舊什減七八故蠻人乘虛入寇時蒙已卒經略使李  
弘源至鎮纔十日無兵以禦之城陷弘源與監軍脫身

奔巒州

宋白曰邕州古南越城晉置晉興郡隋廢郡為宣化縣唐武德四年於此置南晉州貞觀六年

改邕州至長安五千六百里巒州秦桂林郡地唐置淳州後改巒州至京師五千三百里西至邕州三百里

二十餘日蠻去乃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弘源坐貶建州司戶文

楚時為殿中監復以為邕管經略使至鎮城邑居人什



不存一文楚秀實之孫也

段秀實死於朱泚之難

杜棕上言南

詔向化七十年

貞元間南詔復向化

蜀中寢兵無事羣蠻率服

率服

謂相率而服從也

今西川兵食單寡未可輕與之絕且應遣使

吊祭曉諭清平官等以新王名犯廟諱故未行冊命

事始

見上卷大中十三年

待其更名謝恩

更工衡翻

然後遣使冊命庶全大

體上從之命左司郎中孟穆為吊祭使未發會南詔寇

雋州攻邛崃關穆遂不行

考異曰實錄在此年十二月按補國史杜邠公再入輔

建議遣使吊祭令其改名纔命使臣已破越雋城池攻邛崃關鎮使臣逗留數月不發然則命穆充使當在寇

爲州前實錄書於十二月誤也按南詔已稱帝陷安南  
宜可彌縫惊但欲姑息故陽不知其僭號及以陷安南

者爲土

蠻耳

冬十月以御史大夫鄭涯爲山南東道節度

使十一月加同平章事

三年春正月庚寅朔羣臣上尊號曰睿文明聖孝德皇

帝赦天下 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蔣伸同平章事充

河中節度使 二月棣王惲薨 南詔復寇安南經略

使王寬數來告急

復扶又翻  
數所角翻

朝廷以前湖南觀察使蔡

襲代之

考異曰補國史王宙有輯理撫衆才遠人懷  
惠纔未周歲南蠻復侵封部請兵設備累以危

急上聞乃命桂管都防禦使蔡襲代之實錄以前湖南觀察使為安南經略等使王寬亦制置夫宜諸部蠻相帥內寇故命襲仍發許滑徐汴荆襄潭鄂等道兵各三往代焉今從之

萬人

各三萬人則八道之兵為二十四萬不既多乎疑各字誤否則萬字誤蜀本作合三萬人良是授

襲以禦之兵勢既盛蠻遂引去

考異曰實錄咸通三年二月以蔡襲為安南

經略招討處置等使三月以蔡京充荆襄以南宣慰安撫使五月以京為嶺南西道節度使舊紀三年十一月遣蔡襲帥禁軍三千赴授安南按補國史云咸通三年使左庶子蔡京制置嶺南事又云命桂管都防禦使蔡襲代王宙然則襲除安南似在咸通二年也又按樊緯蠻書云臣咸通三年三月四日奉本使尚書蔡襲手示密委臣深入賊帥朱道古營寨三月八日入賊重圍之中臣却回一一白於都護王寬領得臣書牒全無指揮

擅放軍回苟求朝獎致龔枉傷矢石陷失城池徵之其  
由莫非蔡京王寬之過綽既謂龔為本使為之入變則  
是龔已到官又云回白都護王寬則是寬猶未去任也  
不知綽不白龔而白寬何故也又龔將兵代寬寬為已  
替之人安能擅放軍回令龔陷沒疑變書擅放軍回字  
上少蔡京二字龔除安南不知的在何年月今從實錄

邕管經略使段文楚坐變更舊制

謂募土軍以代廣桂客戍軍更工衛翻

左遷威衛將軍分司

考異曰補國史文楚到後城邑牢落人戶彫殘纔得數月朝廷責

其更改舊制降授威衛分司益文楚既之官而朝議責邕州陷沒由文楚請罷三道戍兵自募土軍故云更改舊制而實錄云及文楚再至城池圯廢人戶殘耗由是頗更舊制未數月朝廷慮致煩擾復改命懷玉為新傳文楚數更條約眾不悅以胡懷玉代之蓋因補國史更改舊制之語相承致誤也

左庶子蔡

京性貪虐多詐時相以為有吏才

相息亮翻

奏遣制置嶺南

事三月京還奏事稱旨

稱尺證翻

復以京權知太僕卿充荆

襄以南宣慰安撫使

為蔡京奔敗張本復扶入翻

夏四月己亥朔

敕於兩街四寺各置戒壇度人三七日

兩街四寺謂慈恩薦福西明莊

嚴也三七二十一日

上奉佛太過怠於政事嘗於咸泰殿築壇為

內寺尼受戒

內寺尼蓋官人捨俗者就禁中為寺以處之非教也

兩街僧尼皆入

預又於禁中設講席自唱經手錄梵夾

梵夾者貝葉經也以板夾之謂

之梵夾段成式曰貝多葉出摩伽陀西國上用以寫經其樹長六七丈經冬不凋

又數幸諸寺

施與無度

數所角翻  
施式鼓翻

吏部侍郎蕭倣上疏以為玄祖之

道慈儉為先素王之風仁義為首

玄祖謂唐祖老子尊  
為玄元皇帝也素王

謂孔子也

垂範百代必不可加佛者棄位出家割愛中之至

難取滅後之殊勝

人情莫不愛其親莫不愛富貴佛者  
棄父母之親捨王子之貴而出家是

割愛中之至難又釋氏為宏闊勝大之言以為佛滅度  
後諸天神王供養莊嚴皆人世所希有後人又奉其法  
而尊事之是取  
滅後之殊勝也非帝王所宜慕也願陛下時開延英接

對四輔力求人瘼

瘼音莫  
病也

虔奉宗祧思繆賞與濫刑其

殃必至知勝殘而去殺得福甚多罷去講筵

繆靡幼翻  
勝音升去

美呂翻講筵與僧尼講經之筵

躬勤政事上雖嘉獎竟不能從嶺南

舊分五管廣桂邕容安南皆隸嶺南節度使蔡京奏請

分嶺南為兩道節度從之五月敕以廣州為東道邕州

為西道又割桂管龔象二州容管藤巖二州隸邕管尋

以嶺南節度使韋宙為東道節度使以蔡京為西道節

度使蔡龔將諸道兵在安南蔡京忌之恐其立功奏稱

南蠻遠遁邊徼無虞

徵吉  
吊翻

武夫邀功妄占戍兵

占之  
瞻翻

虛

費餽運蓋以荒陬路遠

服將  
侯翻

難於覆驗故得肆其姦詐

請罷戍兵各還本道朝廷從之襲累奏羣蠻伺隙日久

不可無備

伺相吏翻

乞留戍兵五千人不聽襲以蠻寇必至

交趾兵食皆闕謀力兩窮作十必死狀申中書時相信

京之言終不之省

時相苟求省餽運之費故京之言易入襲之請不行省悉景綱

秋

七月徐州軍亂逐節度使溫璋

考異曰舊傳曰璋咸通末為徐泗節度使徐

州牙卒曰銀刀軍頗驕橫璋至誅其凶惡者五百人自是軍中畏法按誅銀刀軍者王式也舊傳誤

初王

智興既得徐州募勇悍之士二千人號銀刀彫旗門槍

挾馬等七軍常以三百餘人自衛露及坐於兩廡夾幕



之下每月一更

更工  
衡翻

其後節度使多儒臣其兵浸驕小

不如意一夫大呼

呼火  
故翻

其衆皆和之

和戶  
臥翻

節度使輒自

後門逃去前節度使田牟至與之雜坐飲酒把臂拊背

或為之執板唱歌

為于  
偽翻

犒賜之費日以萬計風雨寒暑

復加勞來

復扶又翻勞力  
到翻來力代翻

猶時喧譁邀求不已牟薨璋

代之驕兵素聞璋性嚴憚之璋開懷慰撫而驕兵終懷

猜忌賜酒食皆不歷口一旦竟聚譟而逐之朝廷知璋

無辜乙亥以璋為邠寧節度使以浙東觀察使王式為

武寧節度使

以前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夏侯孜為

左僕射同平章事

忠武義成兩軍從王式討裘甫者

猶在浙東詔式帥以赴徐州

帥讀曰率

驕兵聞之甚懼八月

式至大彭館

大彭館在徐州城外大彭即彭祖所謂商有大彭霸諸侯者也一曰彭祖姓錢名鏗

事帝堯歷虞夏至商年八百歲封於彭城故彭城人以名館

始出迎謁式視事三日

饗兩鎮將士遣還鎮擐甲執兵命圍驕兵盡殺之銀刀

都將邵澤等數千人皆死

考異曰舊傳曰式至鎮盡誅銀刀等七軍徐方平定金

華子雜編曰溫璋失律於徐州自河陽移式往鎮之式領河陽全軍赴任徐州將士聞式到近境遣衛隊三百

人遠投式祇衣坐胡床受參既畢乃問其逐帥之罪命  
皆斬於帳前不留一人既而相次繼來莫知前死者音  
耗至則又斬之亦無脫者如是數日銀刀都數千人垂  
盡虎狼之衆居常咸謂能吞噬於人及于斯際式衣襖  
子半臂曳屐危坐逐人皆拱手就戮無一敢旅拒者其  
後親戚相訝不能自會焉按若頓殺數千人豈有人不  
知者又式自浙東除武寧非河陽也今從實錄

甲子敕以徐州先隸淄青道李洧自

歸始置徐海使額

見二百二十七卷  
德宗建中三年

及張建封以威名

寵任特帖濠泗二州

見二百三十三  
卷貞元四年

當時本以控扼淄

青光蔡自寇孽消弭而武寧一道職為亂階今改為徐

州團練使隸兗海節度復以濠州歸淮南道更於宿州

置宿州泗都團練觀察使

憲宗元和四年析徐州之符離  
蕪泗州之虹置宿州治埇橋在

徐州南界汴水上當舟車之會  
宋白曰宿州取古宿國為名

留將士三千人守徐州

餘皆分隸兗宿且以王式為武寧節度使兼徐泗濠宿  
制置使委式與監軍楊玄質分配將士赴諸道訖然後  
將忠武義成兩道兵至汴滑各遣歸本道身詣京師其  
銀刀等軍逃匿將士聽一月內自首

首手  
又翻

一切勿問

嶺南西道節度使蔡京為政苛慘設炮烙之刑闔境怨

之遂為邕州軍士所逐

嶺南分二節鎮  
西道治邕州

奔藤州

藤州漢  
猛陵縣

地唐置藤州至京師五千六百里

詐為敕書及攻討使印募鄉丁及旁

側土軍以攻邕州衆既烏合動輒潰敗往依桂州桂州

人怨其分裂不納

以其割桂管巡屬隸西道節度也

京無所自容敕貶

崖州司戶不肯之官還至零陵敕賜自盡以桂管觀察

使鄭愚為嶺南西道節度使冬十月丙申朔立皇子

侑為魏王佖為涼王佖為蜀王

佖他鼎嗣佖其古翻

十一月立

順宗子緝為蘄王憲宗子憤為榮王南詔帥羣蠻五

萬寇安南

帥讀曰率帥衆五萬攻

考異曰補國史云四年春南蠻安南按蠻書咸通三年十二月

二十一日桃花人安南城西南角下營茫蠻於蘇歷江岸屯聚裸形蠻亦當陳面二十七日蠻賊逼交州城則是今年冬末蠻已圍交州也今從實錄

都護蔡襲告急救發荆南湖南兩

道兵二千桂管義征子弟三千詣邕州

義征子弟因其應募從軍名之

受鄭愚節度

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奏蠻寇必向邕

州若不先保護遽欲遠征恐蠻於後來虛扼絕餉道乃

敕蔡襲屯海門

考異曰實錄詔襲且住海門是今棄交趾退屯海門也按襲死時猶在交趾

蓋詔書到時襲已被圍不得通也

鄭愚分兵備禦十二月襲又求益兵

敕山南東道發弩手千人赴之時南詔已圍交趾龍巖嬰

城固守救兵不得至 翼王縉薨

縉順宗子  
音齒善翻

是歲

末始入貢嗚末者吐蕃之奴號也

嗚烏  
沒翻

吐蕃每發兵其

富室多以奴從

從才  
用翻

往往一家至十數人由是吐蕃之

衆多及論恐熱作亂奴多無主遂相糾合為部落散在

甘肅瓜沙河渭岷廓疊宕之間

宕徒  
浪翻

吐蕃微弱者反依

附之

四年春正月庚午上祀圓丘赦天下 是日南詔陷交

趾蔡襲左右皆盡徒步力戰身集十矢欲趣監軍船

趣  
七

喻船已離岸遂溺海死

離力智翻蔡襲死矣而十必死之狀曾無朝臣一人為之申理

自是之後唐之紀綱大壞凡藩鎮有片言隻字則朝廷聳動惟恐拂其意朝臣反與之關通依以為外主矣

幕僚樊綽携其印浮度江

自白州博白縣西南百里下北戎灘出馬門江度海抵安

南界樊綽携印度處即此江

荆南江西鄂岳襄州將士四百餘人走

至城東水際荆南虞候元惟德等謂眾曰吾輩無船入

水則死不若還向城與蠻鬪人以一身易二蠻亦為有

利遂還向城入東羅門

東羅門安南羅城東門也

蠻不為備惟德等

縱兵殺蠻二千餘人

考異曰實錄二月安南經略使蔡襲奏蠻賊楊思偕羅伏州扶耶



縣令麻光高部領其衆於城西角下營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奏蠻賊去十二月二十七日逼安南城池經略

使檢校工部尚書蔡襲出兵格鬪殺傷相當正月三日賊衆圍城進攻甚急襲城上以車弩射之至七日城陷

襲左膊中弩箭死家口并元從七千餘人悉殞於賊從事樊綽携印度江其荆南江西鄂岳襄州兵突到城東

水際無船却回相率入東羅門殺蠻僅一二十人至夜賊救兵至遂屠其城按此二奏似後人采集蠻書為之

其中又多舛舛如楊思偕蠻書中兩處有之皆作楊思縉蓋草書誤為偕耳彼雖蠻夷豈肯名思偕也張勣錦

里耆舊傳載高駢與雲南牒亦云楊思縉善蘭節度新書亦承此誤為偕又蠻書所云思縉光高部領者挑花

蠻五六千人耳非謂盡將羣蠻也補國史云蠻衆五萬攻安南非止五六千人也又十二月二十一日裸形蠻

茫蠻挑花人已在城下宣至二十七日始逼安南也蠻書言二十七日逼城者但記見河蠻尋傳蠻之日耳人

言正月二日三日者但記以車弩射得苗子之日耳非其日始圍城也且城陷奔迸之際非樊綽身在其間豈知其詳然四道兵所殺人數猶因僧無碍說始知之韋宙身在廣州何得所奏一如樊綽之書其偽明矣新傳曰是夜蠻遂屠城亦因實錄而誤

逮夜蠻將楊思縉始自子城出救之

子城城內小城也

惟德等皆死南詔兩陷交趾所殺虜且十五

萬人留兵二萬使思縉據交趾城谿洞夷僚無遠近皆

降之

僚魯皓翻降戶江翻

詔諸道兵赴安南者悉召還分保嶺南

西道

上遊宴無節左拾遺劉蛻上疏曰

蛻輸芮翻

今西涼

築城應接未決於與奪

西涼即涼州蓋此時謀進築也

南蠻侵軼

軼徒結翻

突也 干戈悉在於道塗旬月以來不為無事陛下不形憂

閔以示遠近則何以責其死力望節娛遊以待遠人又

安未晚

言待遠人又安之後然後娛遊尚未為晚

弗聽

二月甲午朔上歷

拜十六陵

十六陵謂獻陵昭陵乾陵定陵橋陵泰陵建陵元陵崇陵豐陵景陵光陵莊陵章陵端陵

貞陵

考異曰拜十六陵非一日可了而舊史無還宮

之日唐年補錄云二月庚子一日拜十六陵尤難信也

置天雄軍於秦州

代宗姑息田承嗣以天雄軍號寵魏博尋以其忤傲削之今復於秦

州置天雄軍至於唐末魏博復

天雄軍號秦州不復號天雄矣以成河渭三州隸焉以

前左金吾將軍王晏實為天雄觀察使

晏實宰相之子宰相智興子之見

二百四十七  
卷會昌四年

三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奏自將蕃漢

兵七千克復涼州

將即亮  
翻下同

南蠻寇左右江浸逼邕州

鄭愚懼自言儒臣無將略請任武臣朝廷召義武節度使康承訓詣闕欲使之代愚仍詔選軍校數人士卒數

百人自隨

就義武軍中選  
之也校戶數翻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畢誠

以同列多徇私不法稱疾辭位夏四月罷為兵部尚書

庚戌羣盜入徐州殺官吏刺史曹慶討平之 康承

訓至京師以為嶺南西道節度使發荆襄洪鄂四道兵

萬人與之俱 五月戊辰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

楊收同平章事收發之弟也

宣宗以開河湟追加順憲二宗尊號有司議改造廟

主署新謚發以為作主求古無其文執不可知禮者遵之由是知名與左軍中尉楊玄价

叙同宗相結故得為相

价音介為楊收與玄价交惡張本

乙亥廢容

管隸嶺南西道復以龔象二州隸桂管

去年以龔象隸嶺南西道

戊子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杜審權同平章事充鎮海

節度使 六月廢安南都護府置行交州於海門鎮以

右監門將軍宋戎為行交州刺史以康承訓兼領安南

及諸軍行營

閏月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杜棕同平

章事充鳳翔節度使以兵部侍郎判度支河南曹確同

平章事

秋七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復置安南都護

府於行交州

考異曰實錄以邵州為交州補國史亦同又云夏侯貞孝公請用高駢為邵州進

討使按地理志無邵州補國史又云海門今晏州地理志晏州乃屬瀘州都督府嶺南亦無之

以宋戎

為經略使發山東兵萬人鎮之時諸道兵援安南者屯

聚嶺南

斷句

江西湖南

此四字行

江西湖南餽運者皆沂湘江

入演渠灘水

鄺道元曰湘灘同源分為二水南則灘水北則湘川湘灘之間陸地廣百餘步謂之

始安嶠漢伐南越出零陵下灘水即此路也湘水出零陵始安縣陽朔山自零陵西南謂之零渠新書曰桂州有灘水出海陽山世言秦命史祿伐越鑿為漕馬援討徵側復治以通餽後為江水潰毀渠遂廢唐李渤復浚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曰湘灘二水皆出靈川之海陽行百里分南北下北下曰湘稠灘急瀧又二千里至長沙水始緩南下曰灘名灘三百六十人千二百里至番禺以入海又曰靈渠在桂之興安縣秦始皇戍嶺時史祿鑿此以運之遺迹湘水源於雲泉之陽海山在此下湘江融江為詳柯下流本南下廣西興安水行其間地勢最高二水遠不相謀祿始作此渠派湘之流而注之融使北水南合北舟踰嶺其作渠之法於湘流沙礫中壘石作緋甯銳其前逆分湘流為兩激之六十里行渠中引入融江與俱南渠純興安界深不數尺廣丈餘六十里間置斗門三十六土人但謂之斗舟入一斗則復開斗伺水積漸進故能循崖而上建瓴而下千斛之舟亦可

往來治水巧妙無如靈渠者靈渠音零

勞費艱澁諸軍乏食潤州人陳

礮石上言

礮薄官翻

請造千斛大舟自福建運米泛海不一

月至廣州從之軍食以足然有司以和雇為名奪商人舟委其貨於岸側舟入海或遇風濤沒溺有司因繫網吏舟人使償其米人頗苦之八月嶺南東道節度使

韋宙奏蠻必向邕州請分兵屯容藤州

容藤二州相去二百七十里

夔王滋薨

滋上弟也

敕以閭門使吳德應等為館驛使

臺諫上言故事御史巡驛

唐中世置閭門使以宦者為之掌供奉朝會贊引親王宰



相百官蕃客朝見辭唐初中書通事舍人之職也玄宗開元中以監察御史兼巡傳驛至二十五年以監察御史檢校兩京館驛大厯十四年兩京以御史一人知館驛號館驛使宋白曰元和初征劉闢邛傳多事憲宗命中人為館驛使監察御史薛存誠及諫官相繼論奏罷之

不應忽以內人代之上諭

以敕命已行不可復改左拾遺劉蛻上言昔楚子縣陳

得申叔一言而復封之

左傳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遂入陳殺夏徵舒因縣陳申叔

時不賀楚子問其故對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今縣陳貪其富也無乃不可乎王曰

善哉乃太宗發卒修乾元殿聞張玄素諫即日罷之一見

復封陳

百九十三卷自古明君所尚者從諫如流豈有已行而

貞觀四年

不改且敕自陛下出之自陛下改之何為不可弗聽

黠戛斯遣其臣合伊難支表求經籍及每年遣使走馬

請厯又欲討回鶻使安西以來悉歸唐不許 冬十月

甲戌以長安尉集賢校理令狐湍為左拾遺乙亥左拾

遺劉蛻上言湍專家無子弟之法布衣行公相之權

相息

亮起居郎張雲言湍父絢用李涿為安南

見上卷宣宗  
大中十三年

致南蠻至今為梗由湍納賄陷父於惡十一月丁酉雲

復上言湍父絢執政之時

復扶  
又翻

人號白衣宰相湍亦上

表引避乃改詹事府司直

唐太子詹事府有司直二人正七品上掌糾劾宮寮及率

府之兵

辛巳廢宿泗觀察使復以徐州為觀察府以濠

泗隸焉

去年八月廢徐州軍額

十二月南詔寇西川

昭義節

度使沈詢奴歸秦與詢侍婢通詢欲殺之未果乙酉歸

秦結牙將作亂攻府第殺詢

五年春正月以京兆尹李蟪為昭義節度使

蟪部田翻

取歸

秦心肝以祭沈詢

淮南節度使令狐綯為其子瀉訟

寃

偽翻為子

貶張雲興元少尹劉蛻華陰令

華戶化翻

敕曰雖嘉

蹇諤之忠難逃疎易之責

易以鼓翻

丙午西川奏南詔寇

鶴州刺史喻士珍破之獲千餘人

觀明年喻士珍以貪獍而失守則此捷虛

張功狀也

詔發右神策兵五千及諸道兵戍之忠武大將顏

慶復請築新安遏戎二城從之

二城蓋築於萬州界

以容管經

略使張茵兼句當交州事

句古侯翻當丁浪翻時交州寄治海門欲使張茵進取

益海門鎮兵滿二萬五千人令茵進取安南 二月己

巳以刑部尚書鹽鐵轉運使李福同平章事充西川節

度使 甲申前西川節度使蕭鄴左遷山南西道觀察

使三月丁酉彗星出於婁長三尺

彗作歲翻又徐醉翻入音歲長直亮

翻

己亥司天監奏按星經是名含譽瑞星也上大喜

唐司

天監正三品掌察天文稽歷數史言唐末司天官昏迷天象以妖為祥

請宣示中外編諸

史策從之

康承訓至邕州蠻寇益熾詔發許滑青汴

兗鄆宣潤八道兵以授之承訓不設斥候南詔帥羣蠻

近六萬寇邕州

帥讀曰率近其斬翻

將入境承訓乃遣六道兵凡

萬人拒之以獠為導給之

熾昌是翻獠音老給虎反翻

敵至不設備

五道兵八千人皆沒惟天平軍後一日至得免

天平軍邕兵也

承訓聞之惶怖不知所為

怖普節度副使李行素帥衆治壕

柵甫畢蠻軍已合圍留四日治攻具將就諸將請夜分

道斫蠻營承訓不許有天平小校再三力爭乃許之小

校將勇士三百夜縋而出

將卽虎翻校戶散燒蠻營斬

首五百餘級蠻大驚問一日解圍去承訓乃遣諸軍數

千追之所殺虜不滿三百級皆溪獠脅從者承訓騰奏

告捷云大破蠻賊中外皆賀

夏四月以兵部侍郎判

戶部蕭寔同平章事實復之孫也

蕭復同德宗

加康承訓

檢校右僕射賞破蠻之功也自餘奏功受賞者皆承訓

子弟親昵

昵尼  
質翻

燒營將校不遷一級由是軍中怨怒聲

流道路 五月敕徐州土風雄勁甲士精彊比因罷節

比毗至翻四年罷  
徐州武寧節度

頗多逃匿宜令徐泗團練使選募軍

士三千人赴邕州防戍待嶺外事寧即與代歸 秋七

月西川奏兩林鬼主邀南詔蠻敗之

史昭曰兩林部落  
東蠻國也夫勾節

國七十里地雖狹而諸部推  
為牧號大鬼主敗補通翻

殺獲甚衆保塞城使杜守

連不從南詔帥衆詣黎州降

帥請曰率  
降戶江翻

嶺南東道節

度使韋宙具知康承訓所為以書白宰相承訓亦自疑

懼累表辭疾乃以承訓為右武衛大將軍分司

考異曰補國

史補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兼領供軍使將吏在邕州者皆令申報事無巨細莫不知之復定尋克捷事多虛妄其所問啓於丞相承訓已自憚疑懼辭疾免責授右武衛大將軍分司東都舊宗實錄承訓傳曰南蠻陷交趾以承訓為嶺南西道節度使肅宗討平之加檢校右僕射與鄰帥不叶以右武衛大將軍罷歸蓋其家行狀云爾今從補國史

以容管經略使張茵為嶺南西道節度

使復以容管四州別為經略使

新書方鎮表咸通元年罷容管以所管州隸邕

管時南詔知邕州空竭不復入寇茵久之不敢進軍取



安南夏侯孜薦驍衛將軍高駢代之

考異曰補國史  
苗驍將無遠略經

年不敢進軍丞相夏侯貞孝公獨獻密疏請用驍衛將軍高駢有制以本官充郢州進討使旋拜安南節度使其苗所領兵並付高公指揮按今年正月詔苗進軍收復安南若經年則孜已罷相今從實錄附於此實錄駢官為右領軍上將軍太高今從補國史舊紀五年四月南蠻寇邕管以秦州經略使高駢率禁軍五千會諸道之師禦之  
今不取乃以駢為安南都護本管經略招討使苗所

將兵悉以授之駢宗文之孫也

憲宗朝高崇文  
有定蜀之功

世在禁

軍駢頗讀書好談今古

好呼  
到翻

兩軍宦官多譽之

兩軍謂  
左右仲

策兩軍也  
譽音余

累遷右神策都虞候党項叛將禁兵萬人戍

長武屢有功遷秦州防禦使復有功故委以安南

復扶又翻

冬十一月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貞侯攷同平章事

充河東節度使 壬寅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路

巖同平章事時年三十六

為路巖以高位疾請張本

六年春正月丁巳始以懿安皇后配饗憲宗廟時王皞

復為禮院檢討官更申前議朝廷竟從之

王皞議見二百四十八卷

宣宗大中二年

諸道進私白者

唐時諸道歲進闕兒號曰私白

閩中為多故

宦官多閩人福建觀察使杜宣猷每寒食遣吏分祭其

先壘宦官德之庚申以宣猷為宣歙觀察使時人謂之

敕使墓戶 三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蕭寘薨 夏四

月以前東川節度使高瓌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瓌元

裕之子也

據其於翻元裕見二百四十五卷太宗太平八年

楊收建議以蠻

寇積年未平兩河兵戍嶺南冒瘴霧物故者什六七請

於江西積粟募彊弩三萬人以應接嶺南道近便仍建

節以重其權從之五月辛丑置鎮南軍於洪州 雋州

刺史喻士珍貪獍

獍古外翻

掠兩林蠻以易金南詔復寇雋

州

復扶  
又翻

兩林蠻開門納之南詔盡殺戍卒士珍降之

降戶

江翻

壬寅以桂管觀察使嚴譔為鎮南節度使譔震之

從孫也

譔難免翻嚴震鎮興元德宗播遷震有迎奉之功從子用翻

六月高瓌薨

以御史大夫徐商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秋七月

立皇子侃為郢王儼為普王 高駢治兵於海門未進

監軍李維周惡駢欲去之屢趣駢使進軍

治直之翻惡烏路翻去羌

呂翻趣讀曰促

駢以五千人先濟約維周發兵應援駢既行維

周擁餘衆不發一卒以繼之九月駢至南定

高祖武德四年分文

趾所管宋平縣置南定縣時屬安南府安南府  
即交趾宋白曰南定縣漢日南郡西捲縣地

峯州蠻

衆近五萬方獲田

近其靳翽劉昉曰峯州隋交趾郡之  
嘉寧縣唐武德四年置峯州嘉寧漢

麓冷  
縣地 駢掩擊大破之

考異曰舊紀實錄皆云五月駢  
奏於邕管大敗林邑蠻按林邑在

海南自至德後號環王與中國久絕劉昉但見南蠻則  
謂之林邑誤也新南詔傳亦云駢以選士五千度江敗  
林邑兵於邕州亦承此而誤也舊紀又云是歲秋高駢  
自海門進軍破蠻軍收復安南府蓋因駢今秋發海門  
遂云復安南耳復安南實在明年也補國史云五年九  
月高公力戰破峯州蠻於南定縣按張茵以五年正月  
句當交州受詔收復安南補國史云經年不進軍乃以  
駢代之則駢豈得以其年九月已破峯州蠻乎補國史  
又云駢破峯州蠻後近四月餘日表報不至朝廷以王  
晏權代之六月高公進軍收復安南亦不云幾年六月

蓋駢以六年六月破峯州蠻七年六月破安南耳實錄又云九月駢奏破蠻龍州營寨并燒食糧等事詔駢令於當界守備緣近有赦文已許恩宥伺其悔改亦未要更深加討逐按赦在明年十一月此詔必在駢已平安南後實錄誤也新傳又云駢擊南詔龍州屯蠻首燒貲畜走龍州即安南所管龍編縣也收其所獲

以食軍

獲戶郭翻刈稻也食祥吏翻

冬十二月壬子太皇太后鄭

氏崩

考異曰舊傳大中末崩誤也今從實錄

七年春二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奏北庭回鶻固俊克

西州北庭輪臺清鎮等城

北庭本貞觀所置之庭州長安二年置北庭都護府西七

百里有清海鎮又西延城西行三百二十里至輪臺縣回鶻固俊新書及考異正文皆作僕固俊考異曰實

錄義潮奏俊收西河及部落胡漢皆歸伏并表賀收西  
州等城事新吐蕃傳曰七年俊擊取西州收諸部按大  
中五年義潮以十一州圖籍來上西州已在其中今始  
云收西州者蓋當時雖得其圖籍其地猶為吐蕃所據  
耳

論恐熟寓居鄯州糾合旁側諸部欲為邊患皆不從  
所向盡為仇敵無所容仇人以告拓拔懷光於鄯州懷

光引兵擊破之

宋白曰鄯州南至廓州一百八十里  
考異曰實錄義潮又奏鄯州城使張季

顯押領拓拔懷光下使到尚恐熟將并隨身器甲等並  
以進奉新吐蕃傳曰鄯州城使張季顯與尚恐熟戰破  
之收器鎧以獻今  
從補國史實錄

三月戊寅以河東節度使劉潼為

西川節度使初南詔圍雋州東蠻浪稽部竭力助之遂

屠其城

謂去年陷  
萬州也

卑籠部怨南詔殺其父兄導忠武戍

兵龍浪稽滅之南詔由是怨唐南詔遣清平官董成等

詣成都節度使李福盛儀衛以見之故事南詔使見節

度使拜伏於庭成等曰驃信已應天順人

南詔自尋夢  
湊以來自稱

驃信夷語君也因借  
號自謂應天順人

我見節度使當抗禮傳言往返自

旦至日中不決將士皆憤怒福乃命捽而毆之

捽昨沒  
翻毆烏

口翻因械繫於獄劉潼至鎮釋之奏遣還國詔召成等至

京師見於別殿厚賜勞而遣之

見賢通翻  
勞力到翻

成德節度



使王紹懿在鎮十年

大中十一年  
紹懿襲鎮

為政寬簡軍民便之

疾病召兄紹鼎之子都知兵馬使景崇而告之曰吾兄

以汝之幼以軍政授我汝今長矣

長知  
兩朝

我復以軍政歸

汝努力為之上忠朝廷下和鄰藩勿墜吾兄之業汝之

功也言竟而薨

史言王紹懿垂  
沒精神不亂

閏月吐蕃寇邠寧節

度使薛弘宗拒却之

夏四月貶前西川節度使李福

為蘄王傅

以毆繫南詔使者  
也蘄王緝順宗子

五月葬孝明皇后於景

陵之側主祔別廟

孝明皇后宣宗母鄭太后也懿安郭  
后憲宗之元妃也配食于太廟鄭后

側室也附別廟禮也

六月魏博節度使何弘敬薨軍中立其子

左司馬全皞為留後以王景崇為成德留後南詔

首龍遣善闡節度使楊緝助安南節度使段首遷守交

趾善闡府南詔別部也在交趾西北

以范昵些為安南都統昵尼質翻些蘇个翻

入音細趙諾眉為扶邪都統按實錄扶邪縣屬羅伏州蓋南詔所置也

監陳敕

使韋仲宰將七千人至峯州監古銜翻陳讀曰陣高駢得以益其

軍進擊南詔屢破之捷奏至海門李維周皆匿之數月

無聲問上怪之以問維周維周奏駢駐軍峯州玩寇不

進上怒以右武衛將軍王晏權代駢鎮安南

考異曰補國史謂

駢及晏權皆云安南節度使按時安南止有都護經畧  
招討使耳無節度使也舊王智興傳九子無晏權名實  
錄亦云命晏權代駢為節  
度而無月日蓋闕漏也  
召駢詣闕欲重貶之晏權智

興之從子也

王智興歷德順憲穆四  
朝後為武寧帥尤貪橫

是月駢大破南詔

蠻於交趾殺獲甚衆遂圍交趾城

秋七月以何全皞

為魏博留後

冬十月甲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楊

收為宣歙觀察使收性侈靡門吏僮奴多倚為姦利楊

玄价兄弟受方鎮之賂屢有請託收不能盡從玄价怒

以為叛已故出之 拓跋懷光以五百騎入廓州生擒

論恐熟先刖其足數而斬之

數所具訓

傳首京師其部眾東

奔秦州尚延心邀擊破之悉奏遷於嶺南吐蕃自是衰

絕乞離胡君臣不知所終

乞離胡事始見二百四十卷武宗會昌二年

高駢

圍交趾十餘日蠻困蹙甚城且下會得王晏權牒已與

李維周將大軍發海門駢即以軍事授韋仲宰與麾下

百餘人北歸先是仲宰遣小使王惠贊駢遣小校曾袞

入告交趾之捷

先志薦訓

至海中望見旌旗東來問遊船

遊船

遊奕  
之船

云新經略使與監軍也二人謀曰維周必奪表留

我乃匿於島間維周過即馳詣京師上得奏大喜即加

駢檢校工部尚書復鎮安南駢至海門而還王晏權閭

懦動稟李維周之命維周凶貪諸將不為之用遂解重

圍

重直  
龍翻

蠻遁去者大半駢至復督勵將士攻城

復扶  
又翻

遂

克之殺段首遷及上蠻為南詔鄉導者朱道古

鄉讀曰  
嚮蠻居

安南界內  
者為上蠻

斬首三萬餘級

考異曰舊紀十月蠻寇悉  
平實錄九月駢奏殺段都蠻

統帥首遷朱道古及斬首三千餘級十月丙申日下又  
云駢奏收復安南蠻寇遁散又云敗楊緝思段首遷朱

道古殺戮三萬餘級新紀十月高駢克安南按飯首遣  
即段首遣字之誤也補國史收城與敗緝思等共是一  
事實錄分在兩月不知其何所據也新南詔傳曰七年  
六月駢次交州戰數勝士酣開斬其將張詮李涯龍舉  
衆萬人降拔波風三壁緝思出戰敗還走城上衆之超  
堞入斬首遣眺些諾眉上首三萬級安南平蓋因駢以  
六月至安南終言之耳安南實  
不以六月平也今從新舊紀

南詔遁去駢又破土蠻

附南詔者二洞誅其酋長土蠻帥衆歸附者萬七千人

酋慈由翻長知  
兩翻帥讀曰率

十一月壬子赦天下詔安南邕州西

川諸軍各保疆域勿復進攻南詔委劉潼曉諭如能更

修舊好

復扶入翻好  
呼到翻下同

一切不問

置靜海軍於安南以

高駢為節度使

自此迄宋朝安南  
遂為靜海軍節鎮

自李涿侵擾安南

見事

上卷宣宗大

中十二年

為安南患殆將十年至是始平駢築安南

城周三千步造屋四十餘萬間

十二月黠戛斯遣將

軍乙支連幾入貢奏遣鞍馬迎冊立使及請亥年厯日

是年丙戌  
亥明年也

以成德留後王景崇為節度使 上好音

樂宴遊殿前供奉樂工常近五百人

近其  
新制

每月宴設不

減十餘

宴設謂宮中置宴也  
宋朝內臣謂之排當

水陸皆備

言般膳備  
水陸之品

聽樂

觀優不知厭倦賜與動及千緡曲江昆明湖滙南宮北

苑

南宮即興慶宮景苑在皇城之北

昭應咸陽

昭應有華清宮咸陽有望賢樓

所欲遊

幸即行不待供置有司常具音樂飲食帳帶

帝手盃翻小幕曰帝

諸王立馬以備陪從

從才用翻下同

每行幸內外諸司扈從者

十餘萬人所費不可勝紀

勝音升

八年春正月以魏博留後何全皞為節度使二月歸

義節度使張義潮入朝

宣宗大中五年張義潮以沙州降帝授以歸義節至是入朝

以為右神武統軍命其族子惟深守歸義自安南至

邕廣海路多潛石覆舟靜海節度使高駢募工鑿之漕



運無滯

西川近邊六姓蠻

六姓蠻一日蒙蠻二曰夷蠻三日訛蠻四曰狼蠻五

曰勿鄧蠻六曰白蠻近其斬翻

常持兩端無寇則稱效順有寇必為前

鋒卑寵部獨盡心於唐與羣蠻為讎朝廷賜姓李除為

刺史節度使劉潼遣將將兵助之

將即亮翻

討六姓蠻焚其

部落斬首五千餘級

樂工李可及善為新聲三月上

以可及為左威衛將軍曹確諫曰太宗定文武官六百

餘員謂房玄齡曰朕以待天下賢士工商雜流不可處

也

處昌呂翻

太和中文宗欲以樂工尉遲璋為王府率

尉衙勿翻

東宮有十率  
諸王有府率

拾遺竇洵直諫即改光州長史乞以兩朝

故事別除可及官不從

夏四月上不豫羣臣希進見

見賡  
遍翻

五月丙辰疎理天下繫囚非巨蠹不可赦者皆遞

降一等

秋七月壬寅斬王緝薨

緝順  
宗子

懷州民訴旱

刺史劉仁規揭榜禁之

揭其  
列翻

民怒相與作亂逐仁規仁

規逃匿村舍民入州宅掠其家資登樓擊鼓久之乃定

甲子以兵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駙馬都尉

于琮同平章事

宣歙觀察使楊收過華嶽廟

華嶽廟  
在華州

華陰縣華  
戶化翻

施衣物

施式  
鼓翻

使巫祈禱縣令誣以為叔罪右

拾遺韋保衡復言收前為相除嚴譔江西節度使受錢

百萬又置造船務人訟其侵隱

復扶  
又翻

八月庚寅貶收端

州司馬

考異曰舊傳曰韋保衡作相又發叔陰事言  
前用嚴譔為江西節度納賂百萬明年貶為端

州司馬按是時保衡未  
作相舊傳誤今從實錄

九月上疾瘳冬十二月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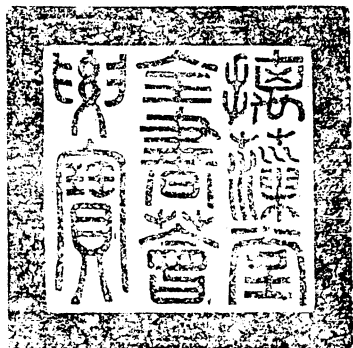
王忼薨

忼憲宗子  
音彌充翻

加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同平章

事

資治通鑑卷二百五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騰錄監生臣楊星乙